

北山文集

三



鄭剛中集



北山文集

(三)

J
17.8
1964

鄭剛中撰

北山文集卷之十

感雪竹賦

鄭子夜半聞風過庭竹。細響淅瀝。寒入茵被。光在窗壁。晨興啓戶。四顧皓然。乃堦除之雪積也。竹有高出林表。受雪既多。壓而低者。竿拳曲以屬地。葉離披而附枝。心固虛而自若。根亦牢而不移。然不畏其寒而畏其重。頗見高標困阨之可悲。余乃呼童兮。假長鑱之巨柄。使盡力兮。擊修篁之凍壓。觀負荷兮。類積羽之將沈。忽奮起兮。信泥塗之可拔。色娟娟其復淨。節落落以難合。寒梢一伸。所謂此君之風流。自不可奪也。蓋其與蒲柳異類。松柏同條。遭玄冥之強梁兮。雖抑遏而謾屈。分嶰谷之餘煖兮。終櫛蠹而不凋。故積累之勢。暫可枉其直。復還舊觀。則又吟風而飄搖也。其在人也。初如蔽欺之隔君子。權勢之折忠臣。其窘迫而寒冷。則夫子之被圍。原憲之居貧也。終則如浸潤決去。朋黨遽消。其氣舒而體閑。則二疏之高引。淵明之不復折其腰也。雖然。雲兮正同。雪兮未止。勿挾瀟瀟之勢。孰見猗猗之美。在物猶然。人奚不爾。亦有窮臥偃蹇於環堵之間者。誰其引之。使幡然而起。

秋雨賦并引

秋雨踰旬。門巷窮寂。訟百愆之在身。知再生之有德。中夜感而賦之。

維歲庚午。白露戒之前夕。燃膏不繼。于夜未央。非風非雷。聲在四窗。居士醉醒相半。覺寐都忘。橫枕聽之。

則秋雨之至於西江也。盧仝之屋。雜然以鳴。原憲之樞。颯焉而入。橐駝之樹。振舞而響動。子猷之竹。飄蕭而細集。其初若有若無。類李愬入蔡州之肅。後則若馳若驟。如光武破王尋之急。少焉再作。風松沸鼎。山城百家。想萬絲之斜溼。居士耳受心感。坐而嘆曰。辰角未見。孰挽河耶。然資以入土者。宿種欲麥。待以流脂者。大田有禾。收豐歲之美利。壓厲氣之偏頗。薰嘉味於酒醴。暢吾民之笑歌。是皆助天地。釀中和。予不敢以爲多也。爲腹疾乎。入蒼苔於陋室乎。將望舒得天澤之意。而離于畢乎。茲未必也。化魚乎。添柳耳乎。將瓜爛文貝。棗落青璣之實乎。抑又何足惜也。雖溝畝之迅流。猶河伯之未溢。予貧甚。而門外無裹飯以來者。知子桑之病未十日也。然則予何嘆曰。嘆陰晴之遞見。寒暑之易流也。君恩重而身已老。知己厚而心莫酬。行百里者信九十之始半。失桑榆者亦何時而可收。雖使驟漂橫落者。盡爲孤臣之淚。猶不足以定痛。故不若息羣籟。閑清夜。庶予悲之少休。

大易賦并序

觀如居士既取漢魏以來易學。參訂其說。竊拾餘意。撰窺餘十五卷。每旦又陳易書案上。往復誦之。作大易賦。

風雨冥冥。爐香晝清。初被濯以危坐。徐玩味乎義經。有奇偶兮探洛書之數。有肩足兮具河圖之形。彼連山歸藏兮。雖絕編之已久。吾文王孔子兮。尙端拜以猶生。祕七八而勿示。著九六以通靈。極三才而盡變。鬱萬化以含精。得鬼神以至理。發蟲魚之隱情。聖人謂象而用之。必有物也。故有以萬有二千五百二十

之數。藏之於四十九莖。大矣哉。槩其凡。雖曰潔靜精微。其教也。乃若挈天地。襲氣母者。要不可以容聲揚。子雲之骨朽矣。執弔之曰。此三大聖相授之妙。而方州部家。敢以準自名乎。吃魄不能對。有客出而難予。曰。子謂易不可談。則今之學古之學也。按隋經籍志。自漢抵魏。費直古文之訓。康伯繫辭之作。鄭玄之易。王弼之卦。合四家之注。已二十二卷。豈其皆糟粕歟。諸授業師。探微抉隱。遂者稱聖。雄者折人角。河內女子。亦得以說卦三篇補散落。子患言之多。曷不泛其浩浩。而守其卓也。予曰。噫嘻。客孰知無跡則囊籥虛。竅多則渾沌鑿。字三寫而烏焉不真。語再傳而唾到皆錯。是以說象則義遺。論數則象格。至有以龍爲驢。羊爲羔。果蓏爲果墮。是皆好奇之病。無病而進藥。又怪則五行傳會。六情假託。如蛇下梁。魚入寺。一牛兩首。逆陳幸中。僅巫祝之相若。大抵春秋可以言災異。而談諸射覆。或流爲東方朔也。客辭屈。則拜而請曰。先生之易何如。曰。我知我愚。我戒我慧。實擁腫之似。而罔象之比。中夜以興。未明而起。高揖聖賢。如忽相值。讀乾坤知覆載之恩。推損益洞盈虛之旨。恆則可享。蹇則當止。謂中孚兮。則好爵之可廢。惟無妄兮。則勿藥而有喜。既遠實兮。斯爲困蒙。矧考祥兮。天常視履。壯兮。則爲觸藩之羊。睽兮。則見負塗之豕。危厲已熏於艮背。遲泥必成於遯尾。故折獄致刑者。豐之用。而赦過宥罪者。解之理。火在天上兮。當出門而同人。天與水違兮。作事而謀始。飛鳥以凶兮。蓋山有雷。尚口乃窮兮。豈澤無水。泰兮。則小往而大來。震兮。則驚遠而懼邇。益戒顛頤。無忘滅趾。井念羸瓶。鼎思出否。勿在旅以焚巢。將濟渙以奔机。卑以自牧。立不易方。然後藉用白茅。而爲慎之至。吾之所得於易者。如斯而已。乃若兼收象義。精粗不棄。窺竊衆說。拾其餘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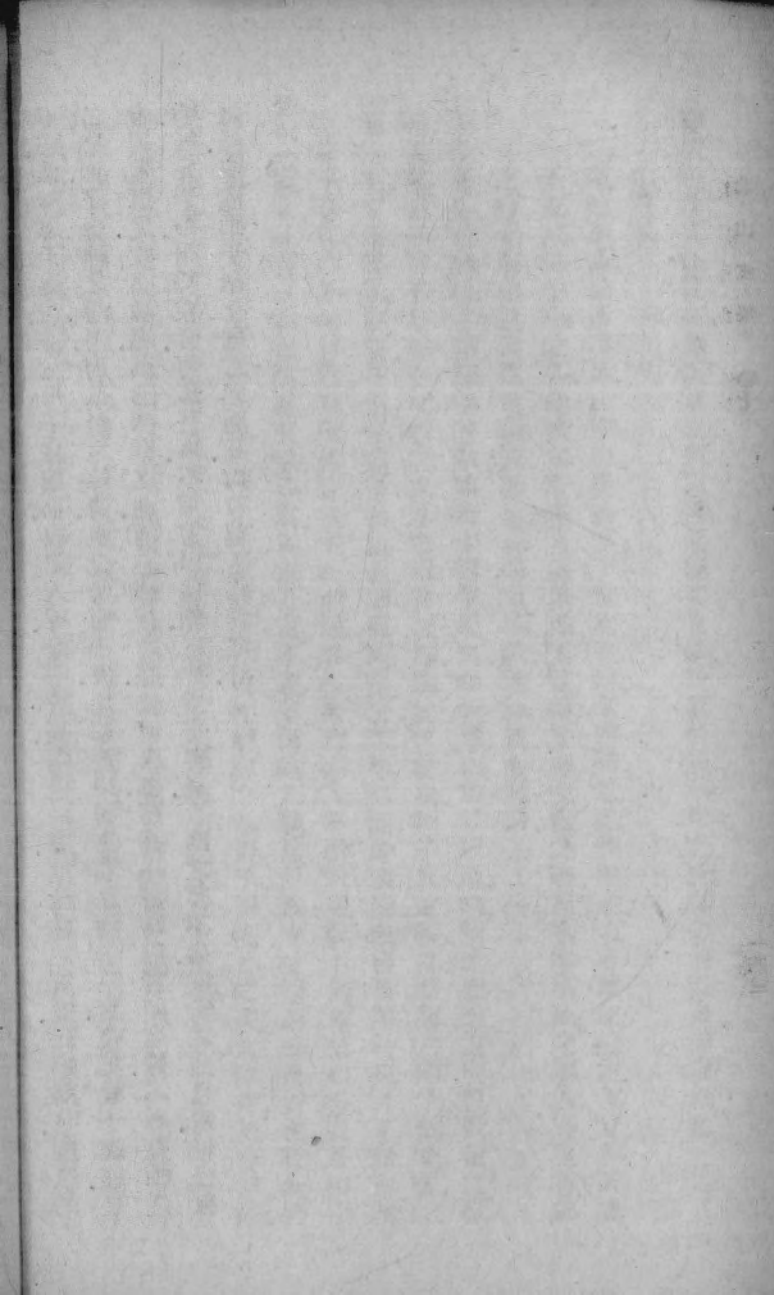
有藪同甘。莫分彼是。集而藏之。所以備遺忘於衰齡。教箕裘於不肖之裔。客勿視爲京郎之細也。

山齋賦

觀如居士。榜所寓爲山齋。有叟趨其下。仰而笑曰。名何謂。是翁號書生。頃嘗履玉階之方寸。奉天威于咫尺。非山中之人。今者囚竄。正木偶因漂。南冠而縶。非愛山之時。前有謝亭長之閣。右乃見督郵之縣。非居山之地。名何謂。趨而出。追問之不告。觀如感而賦曰。

予世居金華赤松之下。深林豐草。曠野平岡。奧而爽。動而藏。初環翠以通幽。鑿嵌巖于邃府。忽數峯之拔起。入寒翠于穹蒼。蓋初平叱石之處。孝標讀書之鄉。雖雲可耕也。類子真之谷口。而盤之樂兮。無李愿之太行矣。有桑有麻。有梨有栗。吾非耕而偃偃。則灌而滑滑。或無餌而釣寒溪。或帶經而鋤晚日。不知芟製之異乎簪裾。不知編茅而類乎營窟。桃飛花而送春。雪擁門而入室。所以鹿豕不驚。烏鳥相得。蓋是山中之一物。欺吾者曰。爲儒要當釋屣。作賦可以得官。不牧羊而隨人燒尾。何爲守枯槁而遠長安也。脫如豹隱。豈霧中許久。猶未成乎一斑也。蓋亦捨螭飛之控地。觀鵬翼之垂天乎。聞而甘之。炙背食芹。誠忘其陋。不謂沐猴之已冠也。奈何草茅之性終在。烟霞之癩不痊。服勞而力已朽。願息而中愈頑。雖侯與伯。鶉且特而憂悲眩視。此心無一日不在乎山間。果以滄浪不濯之身。負藪澤難藏之垢。大不足以禦魍魅之祥。小不足以汙豺虎之口。風靜雷收。天高地厚。爰葺此居。使韜百醜。蓬蒿兮隱前。松筠兮蔽後。湖光兮蕩左。江聲兮注右。賓客雖過于高軒。書記不通乎下走。藜藿藜藿。崎嶇嶽嶽。蓋蠻洞丁之所雜蹂。罪戾者居之。

不妨戴隆恩于崧岱。寄危根于培塿也。寂無人聲。柴門晝扃。隅坐一窗。度秋林之策策。如臨萬壑。聽風雨之冥冥。掃庸神之滯困。對孤爨之餘清。盥瓶罌而小汲。雜茶薺以同烹。問迷塗于貝葉。窺奧義于羲經。是皆追省愆尤。收召魂魄。處陰休影之地。洒心修行之庭。彼何叟也。謂吾小齋爲無實而名殊。不知憂幽之病。既定于中州。縣在旁。何落吾事。不須笏以拄頰。自披襟乎爽氣。故園之夢不生。稚子之迎且置。惟松楸之悲。或感動于造化。則首邱而死。尙有望于終焉之計。



北山文集卷之十一

離平江

橋外客舟連夜發。飽吹十幅風蒲滑。天明無處覓高城。但見吳江波浪闊。

讀光明經捨身品

摩訶薩埵真奇特。虎口捐身資福德。卻有同時畏避人。後來亦自成彌勒。

浦江道中

驚憂度歲月。靡覺佳序臨。玉露破金菊。方知秋氣深。

偶書

何時見池館。一二佳友生。酣飲入深夜。竹間燈火明。

潞公與梅聖俞論古人有純用平聲字爲詩。如枯桑知天風是也。而未有用側字者。翌日。聖俞爲詩云。月出斷岸口。照此別舸背。獨且與婦飲。頗勝俗客對。大爲潞公所賞。追用其語。作側字四絕。平字

梅花一篇。側字同仄

久雨閉陋室。薜荔絡敗壘。乙子語大慧。我聽勿入耳。具酒作社飲。此事古倡始。孰肯具果蔬。被肘醉子美。

節物暗老我。壯志特未已。事業力自致。貴賤命可委。
案上具筆硯。砌下秀菊杞。我顧乏大屋。尙賴有此爾。

平字梅花

江梅非凡根。先春花南枝。玲瓏皆瑤英。雕鑿誰爲之。
天高孤芳寒。風來幽香隨。朝暎晞霜華。蘭膏塗眞妃。
移之當疏籬。吟腸清相宜。吾將讒花神。妖紅徒紛披。
何如令江梅。芬芳無休時。終愁芝蘭噴。侵渠名聲衰。

得雨偶書

夏暑踰秋驕未盡。萬物皇皇久焦窘。大雨一霑天地涼。星斗明煥草木潤。

曉起

昨夜花間成酩酊。今日天風吹始醒。爐香深炷坐中庭。獨看竹梢移午影。

夜坐

酒軟剛腸愁脉脉。夜靜微風搖老柏。七星插卯雲縱橫。月影昏昏半墻白。

村居二首

山風拂拂墮松欵。午日亭亭覆矮槐。一睡閑名歸酒盞。萬鈞清思入詩懷。

清心只有前溪水。息念唯憑一炷香。不覺青春倏過去。滿村桑葉吐新黃。

浦江道中三絕

瘦骨巖巖禍患餘。追隨人事愈馳驅。何時洒掃松楸畔。小蓋茅庵只讀書。

寺前書院

竹屋紙窗無限好。觀書學字不妨清。誰知夜夢饒驚枕。莊鳥依前自越聲。

和季平哭小女時避地靈峯

荒山藤束木皮棺。見此令人鼻骨酸。自是杏塲風易剪。不須慙痛淚闌干。

百年慙痛淚闌干。

題後鄭壁

滿眼烟塵雜鼓旗。經冬首鼠負憂疑。樹頭新綠今如此。辜負春光固可知。

題靈峯見山閣

兵火相尋音問絕。登高寓目空傷神。金華山且望不見。況乃欲見山下人。

避方寇五絕

皇家休運正無疆。撼樹蚍蜉不自量。未作天街一杯血。暫憑山谷恣跳梁。
啖惑愚民倚怪神。誅鋤當見不淹旬。何嘗耳目親旗鼓。只是流離失業人。
朝廷平日祗尊儒。文武於今遂兩途。聞說官軍又旗靡。誰收黃石老人書。
獵獵霜風捲地寒。狼星奮角夜漫漫。書生無路堪馳騁。被酒燈前把劍看。
將軍失策又顛摧。感激令人動壯懷。安得帳前圍百萬。悠悠旌旆夜銜枚。

卽事

梅子垂垂傍短墻。淡烟微雨暗池塘。年來日覺傷春甚。覽鏡歎歎淚數行。

清明前十日大雪二首

五花素色遍窗簷。紙帳重將布被添。天爲韶陽太妖冶。故令剪水作清嚴。
南山春晏巖生芽。怪得清寒數倍加。一雪洗將紅紫去。高低林樹試瑤花。

度金沙嶺

兩行古木影交加。山欲侵雲水見沙。最好嶺前鷗鷺起。竹林深處兩三家。

渡胡源口二絕

暫出篋輿上小航。眼明重喜見江鄉。夢魂孤寄浪頭宿。一夜隨潮入富陽。
梨棗迎霜壓樹黃。蓋茅新屋漸成行。人情喜見兵戈息。路上時聞酒甕香。

吳江有三高祠。謂鷓夷子皮。步兵校尉。角里先生也。先生一人題其祠曰。是非名利等煎熬。見盡英雄兩鬢毛。自古五湖風月好。至今分付屬三高。因和之。

外物由來如夢幻。達人輕視等毫毛。投身爲有區區者。始覺諸公節行高。

道旁贈梅花

一枝橫出小橋東。凡木旁邊迥不同。未肯隨風吐香粉。先將蓓蕾試輕紅。

蕭山老儒余志寧。求拙庵詩爲賦之。

紙窗竹屋閉幽深。古木簷頭對好陰。大巧家風秣如此。世人何苦用機心。

題橫溪坊客館二首

吹暖東風自不忙。徐徐一例與芬芳。輪篋倚岸老楊樹。也向梢頭開嫩黃。

朝曦卻雨作春妍。綠嫩黃輕物物鮮。村落可憐秣依舊。稀疏茅屋起炊烟。

春到村居好四絕

春到村居好。茅簷日漸長。杯深新酒滑。焙煖早茶香。

春到村居好。園林興味長。蠶貪桑眼出。蜂趁蜜脾忙。

春到村居好。枯腸飽可圖。笋尖將露角。麥秀欲生鬚。

春到村居好。清明欲禁烟。亂紅桃下雨。輕白柳飛綿。

呈周務本三絕

民因吏擾愈荒疲。不得田園破一犁。此邑端須知令尹。春來處處麥連畦。
浦江方此幾人家。生事高低各有涯。安得巨靈開二嶺。放教仁術過金華。
撫字心勞清愈甚。深廉官小俸無多。知公但欲邦人樂。雖瘦雖貧不奈何。

偶書

身名蹭蹬元無況。杯酒流行強自寬。夜半窮閭閉梅雨。昏昏燈火淚中看。

休牧軒

自是牛圖不早傳。向來牛鼻不須穿。軒間縮手見真意。始悟控持非自然。

綠淨軒

小小軒窗冷逼人。竹無俗韻水無塵。正如蘆葦瀟湘浦。不見樊然花柳春。

水碓

邊岸車翻水碓鳴。誰於春事亦經營。斯民惜費蓋如此。力役從今莫謾征。

客夜霜寒

曉寒欺客入疏窗。夢破江南一夜霜。可但山林小搖落。樹頭無葉可飛黃。

貴谿道中四絕

人見寒雲凍欲垂。喧呼爭願玉花飛。誰知萬里征途上。季子囊中未有衣。
竹邊小徑跨寒溪。息念臨流萬慮非。山鳥不知幽客意。背人相顧卻驚飛。
村村土物各風烟。物性無私祇自然。斂翼汀鷗隨水下。藏頭野鴨傍沙眠。
晚投村舍款柴扉。一望門前野色微。西日墮雲斜照盡。半山秋雨落餘飛。

和張叔靖三絕

學圃自緣非肉食。杜門誰謂避閑名。大都野性如麋鹿。不解將身朝市行。
後生修飾五爭妍。老者何顏與拍肩。竹逕柴門閉深寂。嵇康只願得高眠。
屋後瓜疇接芋區。門前寥落翳菴閭。愚癡不顧妻兒笑。依舊燈窗夜讀書。

楊思恭惠酒作小詩戲之

炎炎酷暑日偏長。饑吻常思累百觴。封寄瓊醅雖甚美。一甕何以潤枯腸。

讀蘭臺詩并序

蘭臺先生常宿溥陽天慶觀。有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窗宿。蓋其地乃唐之紫極宮也。李太白年四十九時宿其宮。常有詩曰。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異哉先生。其謫仙之後身耶。先生遊戲斯文。談笑化爲珠玉。誠不是塵網中來。其德行文學。尙非太白所敢望。蓋太白死垂四百年矣。英爽之氣。太空閒陶鍊許久。通明圓悟。自應過之。因爲詩云。

天遣長庚下碧空。再將太白作坡翁。不然安得四十九。還宿潯陽太極宮。
每歲正月度太陽嶺。半山間有梅花。嘗以此時開。每見必折一枝。丙午歲成一絕。
孤根抱石半巖生。玉骨知春自發榮。我有此間來往債。年年須挽一枝行。

卽事二絕

春風盡日恣顛狂。吹散遊雲夜月光。露帶清寒入花骨。暗尋簾幕度幽香。
暮春景物稱山家。屋角團團綠葉遮。薄晚微雲疏過雨。一番小麥顛輕花。

偶成

亂尋花木傍山栽。雖有柴門未必開。過眼利名休挽我。年來心地已如灰。

聞百舌

圓吭百舌語千般。豈是春來不耐閑。爲見幽人無與語。故來相對作閒關。

送季平道中四絕

霜風落葉小寒天。去客依依馬不鞭。我最平生苦離別。可能相送不悽然。
與君今夜宿郵亭。遲曉東西各去程。記取短橋攜手處。明朝都似夢初驚。
田夫擊鼓祀田神。盤菜相呼盡欲醺。我願四郊無犬吠。常令此輩樂耕耘。
野蝶成團夾路飛。秋郊此景最佳時。寒梨霜柿渾無葉。綠橘黃橙半壓枝。

次桐廬

回舟逆水甚徐徐。尙距桐江百里餘。只有夢魂無阻礙。夜來先到吾廬。

夜聞雪聲

怒號中夜忽收聲。枯葉寒梢細細鳴。曉起一杯簷外立。滿階無處認梅英。

己酉立春前一日得雨時有百日之晴

陽春明日五更回。破旱先令一雨來。要得羣生蒙實惠。故將膏澤潤枯荄。

二月二十一日枕上聞鶯時霖雨之後

山前急雨促春耕。廢我徜徉小圃行。今日定知晴有意。咤然林際一聲鶯。

三月五日園中

人愁春去少花枝。我愛園林春晚時。嘉木陰陰吐新葉。好風微度綠參差。

己酉三月二十一日夜夢中作

曲闌干畔短籬邊。用意春工剪不圓。一夜西風借霜力。幽香噴出小金錢。

王能甫作葡萄一枝於圓扇之上戲作小詩報之

妙筆窺天頃刻成。渾如小架月初明。扶疏老蔓敷新葉。下蓋纍纍紫水晶。

和元章春風三絕

方欣解凍入花叢。簌簌俄驚萬片紅。草木豈能勝造化。吹開吹落任東風。
平分四序遞收功。豈但留情白與紅。莫訝曉來成謾誕。清微欲換舜絃風。
一掃園林寂寂空。抱枝蝴蝶尙尋紅。摧殘老物無人惜。不比窮秋九月風。

題西巖

終日徘徊得好涼。一懷炎暑變冰霜。會須月上出山去。更看菱荷生夜香。

題雷石寺潤公環翠軒

窗外小山重疊好。陰陰松竹翠排簷。老人嘉我幽尋意。深炷爐香爲捲簾。

宿鶴巖二絕

巍然山骨自天成。上與穹蒼斗極平。安得衲衣燒柏子。不聞山下是非聲。
巖頭一望萬家低。已覺塵寰不整齊。此抵人間最高處。況遊物外照羣迷。

夜寒覺有霜

不勝孤潔寒窗月。分外清圓遠寺鐘。後圃便當收橘柚。無疑侵曉一霜濃。

至夜獨酌二絕

一冊韓文酒一杯。居然獨酌興悠哉。夜寒徑醉卽就枕。臥待新陽明日來。
久苦羣陰不可排。一朝驅退亦宜哉。萬年誰上君王壽。爲奏門前欲泰來。

雪後觀月

風高天闊淨無塵。萬瓦生光冷射人。不見曉來迷晚雪。但看霜月益精神。

枕上聞雪聲

日落天風徹骨清。疏疏玉片舞中庭。夢回細響鳴松竹。誤作春蠶食葉聽。

梅花三絕 井序

昔日多以梅花比婦人。唯近世詩人。或以比男子。如何郎試湯餅。苟令炷爐香之句是也。而未有以之比賢人正士者。近得三絕焉。梅常花於窮冬寥落之時。偃傲於疏烟寒雨之間。而姿色秀潤。正如有道之士。居貧賤而容貌不枯。常有優游自得之意。故余以之比顏子。其詩曰。

溫溫玉質傲天貞。俯視凡花出後塵。靜對寒林守孤寂。有顏氏子獨甘貧。
至若樹老花疏。根孤枝勁。皤然犯雪。精神不衰。則又如耆老碩德之人。坐視晚輩凋零。而此獨撓危難而不撓。故又以之比顏真卿。其詩曰。

樹老根危雪滿巔。令人頗意魯公賢。同時柔脆皆僵仆。正色清芬獨凜然。
又一種不能寄林羣處。而生於溪岸江臯之側。日暮天寒。寂寥悽愴。則又如一介放逐之臣。雖流落憔悴。內懷感槩。而終有自信不疑之色。故又以之比屈平。其詩曰。

水邊寂寞一枝梅。君謂高標好似誰。潔白不甘蕪穢沒。屈原孤立佩蘭時。

和潘仲嚴八絕

春陰

澹雲不雨翳朝曦。簾幕沈沈燕子歸。細起一爐香霧潤。猶扶醒滿怯單衣。
露薄雲輕物色佳。平平淥水映人家。鳩鳴村暗開桑葉。燕舞風斜落杏花。

春晴

午夢悠颺一蝶輕。隔窗驚覺搗茶聲。偶然尊酒得佳趣。半夜花間燈火明。
青烟漠漠晝無人。垂柳遮涼不見塵。飲水曲肱眠細草。絕勝肉食坐車茵。

春雪

天散琪花壓晚春。豈將災沴禍吾民。爲噴寶貨歸夷虜。故種人閒萬頃銀。
冰柱垂簷雪滿山。今年寒食不勝寒。何門可曳長裾語。高臥從教刺墨漫。

春雨

燕集深條簾未開。柳添新耳雨生苔。悲歌莫作子桑態。裹飯無人爲我來。

春風

劉郎桃樹欲撓春。一夜飄零最惱人。不似窮秋作霜露。摧殘蒲柳有誰嗔。

八月初一夜聞雨

過山秋雨響臨池。深夜書齋枕獨敲。正似蓬船倚江浦。夢回牢落聽潮時。

戲題秋香

香染鵝黃衣。綵縷輕披環珮玉。交加異哉秋氣。方淒冷。風露何能作此花。

獨坐

午枕幽禽破夢時。明窗過日竹陰稀。小爐翻轉香殘燼。猶有清香一縷飛。

石希孟寄示賦論甚佳。有未盡善處。輒爲塗改。因成小詩寄之。

寄我雄文麗且新。冰寒於水豈無因。故將丹粉畫西子。要見濃塗淡墨人。

南唐潘佑嘗從高遠學。後過之。然遠每見佑文。必加塗畫。朱銑

無以鈐黃輒畫西子。因以濃墨復塗遠之淡墨焉。

偶書

未抱床頭酒甕乾。暮來樓上倚闌干。濃雲垂地捲不起。細草連天都是寒。

題石幾先書院壁

萬柄高荷碧玉圓。芙蓉時見一枝鮮。何年種此北山北。便向中間安小船。

荷花

美豔向人花灼灼。青圓如鑑葉田田。月明徙倚闌干處。細得真香憶去年。

呈范茂直時在豫章。

窗竹脩脩度晚風。濃香醇酒小寒中。玉人尙作桃花色。我輩蒼顏何惜紅。

諸暨道中遇雪

亂花催臘舞江干。村酒沽來豈問酸。僊女雲間休剪水。孤松嶺上不知寒。

北山文集卷之十二

臘月三日。義烏道上寄潘義榮。

天風生暮寒。一夜新雪積。遲明兀篋輿。亂入山徑窄。茅簷兩三家。雞犬不見跡。冬令頃弗嚴。草木僭春色。愆陽入桃杏。弄暖浪葢圻。肅然變霜威。犯者輒衰息。獨餘山上松。不動與寒敵。十丈偉標致。四面風淅瀝。時於翠葉中。碎掛瓊玉白。忘我道路嘆。但覺心志懌。擁鼻作孤吟。清思浩無極。

陪權郡符正民九日遊西山。

符公寄郡理。犀刃不可觸。白晝庭無訟。一切就整肅。秋風九月涼。閒暇顧僚屬。謂茲落帽會。千載有賢躅。西山多爽氣。盍亦具騶僕。曉出古城隅。薄霧隱疏木。乍見溪山明。已洗簿書俗。雲間阿蘭若。小步徧深曲。逸興不受制。更到卜之麓。弔古動高懷。臨風展遐矚。扶光迫西汜。回棹泛清淥。鉤簾陳密坐。羅列進肴餼。賓客岸巾幘。禮數免拘束。時因笑語驚。鷗鷺入蘆竹。導從偃旌旗。城郭初燈燭。我愧人物微。情睠久虛辱。終日陪後乘。可但玩黃菊。亦復見民田。枯枯瘦無穀。那能給租賦。止可縱芻牧。吾民窘窮狀。蠹損非一目。願施膏澤手。小使千里足。化此登高樂。泮散入幽谷。盡令登春臺。老稚同鼓腹。公徐登廟堂。摩天逞鴻鵠。下瞰清中原。更作四海福。

和趙晦之司戶三首

文士務悅目。常患器局卑。余雖嗜古勁。而乏嫵媚姿。紬繹起深愧。漸摩賴良規。溫言謾相誡。何以慰所思。吾子澤天潢。努力能自效。詩句如春風。容易亦新巧。簡編多生賢。要在謹相倣。更願觀南山。其中藏霧豹。老過日斜時。貧唯懸磬室。釋耒著青衫。自顧亦何得。方作斗升計。敢憚簿書役。相觀摩善道。正賴朋友力。

寄題李監酒不俗閣

高士常徇俗。無心欲遠世。野鶴在鷄羣。飲啄同斂翅。昂昂望九臯。自有物外意。下士求免俗。正恐俗難避。嫵母學西子。象玉徒瑱掩。低回雖斂容。不改凡冗氣。聞君開小閣。潔具高風致。隨硯翰墨香。雨帶春煙細。盡將窗几閑。一洗簿書累。漢有弘羊者。權酷善言利。流風至今茲。已作千古弊。君方聊爾爾。升斗亦云寄。顧我困埃塵。俛首甘俗吏。均是爲貧人。噫嘻勿羞媿。

送蕭德起赴召

□□□□□□□中原八駿涉沙漠。春風移十年。壯士磨寶劍。怒氣常裂肝。荆湘跨閩浙。米貴仍無錢。征求未可罷。民力悉已殫。嗟我無遠識。念此心獨寒。九重益思治。久席坐不安。先生爲時起。素抱今可言。治近與治遠。二者將孰先。堂堂東海風。千載猶凜然。餘芳勉自振。家世無相懸。愚生啖寸祿。州縣方連遭。感激欲起舞。袖短無由翻。臨風重相別。江湖催發船。

送符正民罷倅永嘉

去年斂板趨庭側。門前楊柳如金色。今年公去柳何如。已作涼陰舞寒碧。歲月忽忽無足恨。離合人生那

免得身如汀鴈偶相逢。自是不須論定跡。我今胡爲抱不滿。攀轅益爲邦人惜。永嘉雄望城海濱。吏久不良民弊積。年來開府皆鉅公。旁助剗除知有力。歲當乙卯夏不雨。早霧吹風千里赤。愛人節費惜錙銖。庫廩單窮猶足食。北方興師日千金。州縣皇皇慮供億。博哉時發仁人言。未至取魚憂竭澤。青衫幕吏有何能。造物見憐相按拭。自知愚拙生霾霧。臨事昏蒙無遠識。天機遇觸狂態作。招鼻炙眉成痼癖。唯公道眼借餘青。頗許披心露真率。人生感恩未易言。正恐不能同木石。仙才秀骨公所有。化作文章可華國。持身況若玉壺冰。透裏無塵只青白。暫分半刺聊爾耳。此豈能令公議塞。行當擺脫州縣冗。下跨秋風開六翮。夔龍有室俱可入。願吐詩書資碩畫。自餘強飯無足云。轉首潮平江樹隔。

贈周希父

憶昨被嚴召。同時具行李。海風九月寒。孤翮相次起。扁舟下雙溪。鼓棹共秋水。覽勝定徘徊。得酒對歡喜。欲將骨髓奇。先後獻天子。六駟駐松江。端門晝高啓。披雲就堯日。五色炫光煒。孤根際春陽。生動自茲始。掄材有時相。小大聽所委。茵馮忽東西。分此舊窗几。公居陋室中。屋壁初料理。人靜夜燈孤。葉動聲入耳。數日皆大風。簷冰凍相倚。坐想髻鬢逸。清吟不知已。慎書絨錦囊。莫貴洛陽紙。

丁巳年七月二十一日。禱雨中元水府。八月六日展謝祠下。皆被旨也。然禱後越七日始雨。神所爲耶。其不然也。審自神出不無愆期之尤。有如不然。神之饗上賜也多矣。爲詩以問之。

奉祝出閭闔。禱雨祠中元。陳祠信已薦。拱俟心亦虔。山雲屢觸石。散去如飛煙。慙衷迫秋陽。汗流頸徒延。

趨起念亡狀。歸馬不敢鞭。雲臺欲旬浹。塞兆方解懸。皇慈喜嘉霏。報貺禮弗偏。謂乃百神功。共相成豐年。遣昨致祠吏。奔趨各如前。我載謁水府。意惑口莫言。黃屋四海心。責已湯未賢。抑畏動黎庶。精誠格高圓。正恐三日雨。帝勅下九天。神令享豐報。然乎其不然。貪功認有者。鄙賤人所憐。神聰冠四瀆。宜弗蹈爾愆。益思贊元化。後效圖所先。小臣此將命。芒刺終未捐。

送宋叔海郎中總領湖北

余生得奇疾。傲世事於倨。錯落氣少合。指謫心不恕。人亦謂可憎。不作朋友數。自分與西山。終焉約良晤。憶昨奉嚴召。孤跡踏朝路。楓落吳江冷。此是識君處。東廚竊餘餼。西府共官署。文書入同閱。茵馮出聯馭。從違一毫髮。所適無異趣。重愧牛鐸凡。不與黃鍾迕。霜蹄入天衢。先我呈遠步。所幸時從容。一笑或相遇。君今持使節。忽此戒徒御。分袂固良苦。餘懷尙能布。北方暗虜馬。君相勤遠慮。正當收杞梓。留作廟堂助。何爲使吾子。千里治財賦。蒼壁白鹿皮。似亦失所措。君如玉壺冰。透裏無滓污。清詩近道要。容易不肯吐。人於寸管中。時見斑一露。其如濟劇手。妙敏難悉疏。刀礪未輕發。千牛已神怖。使圖中興業。吾知有餘裕。無乃上流勢。貔虎夕屯聚。三軍儻不飽。難以責堅戍。千金日致之。又懼民生蠹。聊煩笑談頃。非君可誰付。長江八月風。帆飽舟楫具。結束持行李。功名戒遲暮。如聞豫章北。下接武昌渡。公餘一尊酒。時可對親故。孰與紅塵中。輪蹄日馳驚。嗟余蒲柳姿。領髮已垂素。雙溪有小園。清流鎖煙霧。年來枕邊夢。合眼見鷗鷺。奚堪久勞役。短豆成戀顧。不待相汰逐。襜褕被行亦去。今茲懷別恨。密坐不能訴。酒闌可無言。君行已稱遽。

送方公美少卿宣諭京畿

春風入江南。紅蒸小桃坼。亞卿何壯哉。持節使江北。牙牌刻金字。黃旗書御墨。奉將出雲天。萬里布恩德。十載分三光。河洛蠻霧黑。夜泣孤鬼魂。毒貫生靈臆。胚胎此禍者。起自燕山役。今茲欲澄明。造物豈易測。關中幾萬人。性命懸兆億。虜雖識天意。按舊反圖域。聞其所車載。取及墓前石。民間一尺布。持去如卷席。留盡脂與膏。遺我百州骨。嗷嗷萬孔瘡。後望沐天澤。江南今復貧。萬室生理迫。瘠此欲肥彼。又恐非得策。使者宜孰先。第一安反側。不須增甲兵。當務修稼穡。聲名無欲夸。奏報須盡實。隨宜養官吏。著意看蝥賊。偏私生忌讒。戲怠藏隱慝。舉手從簡易。慎勿耗民力。要令鄧禹車。到處便休息。九重愛物心。八荒欲安宅。行行致功名。男子惟報國。

胡德輝郎中由禮部出守桐廬同舍取劉禹錫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之句字分爲韻某分賦移字

春風吹楊花。楊花亂江湄。中有使君船。雙橈倚漣漪。少駐一盃頃。容我成此詩。人生天地間。用舍當聽隨。棟幹無衰氣。匠石寧肯遺。姑存萬牛力。輕重惟所施。方公在瀛州。衆論稱瑰奇。圖書浩探討。笑閱寒暑移。取作南宮郎。漸欲爲羽儀。雍容入青瑣。人以旦夕期。承流急師帥。小試煩一麾。淮陽正不惡。安用薄彼爲。第令牧民心。常如護嬰兒。休息戒擾動。飽煖毋凍飢。清淨乃要道。中庸亦良規。桐江古佳郡。幽勝公所知。一水綠浩蕩。千峯影參差。鳴鳩桑葉暗。雨過稻花垂。不妨乘事外。時訪嚴陵祠。囊中得新句。因風寄所思。

紀關隴

十載三光分。號令南北阻。四達禮義鄉。限礙成蠻楚。帝王豈無真。社稷固有主。機槍不待射。避路過河濟。職方閱輿圖。十已歸四五。窮民病巨瘡。延頸待摩拊。子翼上所親。暫輟自應許。詔書下雲天。所至若甘雨。車前拜且迎。稽首立如堵。無家不壺漿。有市皆肴脯。葉底窺烏鵲。墻頭出兒女。其中老人者。橫涕自相語。脫命向鬼手。魂魄掛網罟。豈料須臾身。復此見官府。願上萬萬年。左右常伊呂。護持三綱全。保我在田畝。予前拜老人。愧謝難縷縷。塗炭置赤子。不痛非父母。如問嘗膽心。念念惟率土。驚風吹胡沙。北望曾後汝。成功當問天。字養難用武。今茲結新懽。不試師一旅。開籠出飛鳥。汝亦良得所。予獨顧秦關。異世目可睹。郊原掌心平。猶是周撫撫。崗巒抱河洛。四面踞龍虎。惟時蓋世英。制馭立區宇。不應移造化。私用貯狐鼠。見還雖必然。永保更精處。銷兵聞造兵。欲取必知與。吏良民自安。德盛豈招侮。道義尊本朝。好約信強虜。整頓天地間。事事皆就祖。吾民百憂足。可使再辛苦。冠巾作人家。耕鋤飽禾黍。會須太清塵。一掃淨千古。茲行豈不勤。道里以萬數。見公自清涼。蕭然失袷暑。日隨下幕吏。一馬行似舞。月明見旌旗。夢寐聞簫鼓。棗火餅肥炊。漿酸粟饒煮。徧覽江山勝。腸腹浩撐拄。不見少增重。政自太無補。

和李公實郎中燕歌行

李侯氣爽常清涼。上奉慈親髮垂霜。弟兄如鳳皆翺翔。秋吟胡爲慘中腸。白雲孤飛客他鄉。然此王事游。有方晏嫂老醜勝空房。我獨熊膽念莫忘。已無針線在衣裳。歲歲臨風感清商。侯門忠義慶綿長。象軸金。

花當滿床板。與歡愛未渠央。倚門亦莫苦相望。樞密將春布岐梁。

和公實書懷

學古謾拙僻。高談成繆悠。吾今百念冷。泛泛如虛舟。參佐託裴度。道路無一愁。願同陳元龍。時臥百尺樓。

答江虞仲機宜歸語

侯公說行高祖迎。趙璧在懷出秦庭。白首屬國還漢旌。印綬纍纍妻嫂驚。疏家叔姪辭公卿。彭澤柳外陶淵明。又如長缺成悲鳴。沂浴旣罷風舞輕。斐然成章孔不稱。浩然之志孟豈平。登山臨水賦有情。回船上馬詩句精。又如虜營之氣已見。華山之馬將逸。邱園之夢欲成。天際之舟可識。其在今茲。則還報王事。秣馬脂車。與離長安之日。

者。金房道閒皆蠟梅。居人取以爲薪。周務本戲爲蠟梅歎。予用其韻。是花在東南。每見一枝。無不眼明。

邊城草木枯。散漫惟蠟梅。花蜂不成蜜。深黃吐春回。如行沙磧中。眼明見瓊瑰。初謂此邦人。推爲百世魁。文房與幽室。佳處定使陪。羞死蒺藜類。屏置山墻隈。事有大不然。驚吁謾徘徊。頑夫所樵採。八九皆梅材。餘芳隨束薪。日赴煙與埃。曲突幾家火。靈根萬花灰。我欲從化工。緩語搖頰腮。天涯有清客。不善爲身媒。鮮鮮犯霜露。且且斤斧摧。寧若橘變枳。甘心擯長淮。今渠負幽姿。風韻元不頹。胡爲雜榛棘。僅與樗櫟偕。謂工爲垂手。毋令識者哀。

再和

我賦蠟梅什。吁嗟何獨梅。天衢誰謂高。富貴容姦回。世路可憐窄。巖穴定奇瑰。劉蕢策如虹。李邵方爲魁。漢帝稱盛禮。太史不得陪。楚亦多大夫。靈均葬江隈。天馬紮四足。悲鳴謾徘徊。榘楠遇拙匠。血指成棄材。高岡鳳鳴資。竈下隨煙埃。泛觀無不爾。何歎花爲灰。我欲勸處子。無庸畫紅腮。我欲勸朝士。無庸巧相媒。時來鷄犬仙。勢去金石摧。置器戒如斗。酌酒當如淮。陶陶醉鄉中。壯心休自頹。小視造物者。令與兒輩偕。浩氣塞天地。容易毋悲哀。

送陳季常判院

去年奉使天西角。遇事才疏多自覺。不應尙或人改觀。增重端因君在幕。君才如刃新發礪。到手萬牛體。髀落豈能隨我困。邊徼定自搏風上寥廓。峽束秋江風浪清。美君出峽舟楫輕。去年聯馬聽簫鼓。今也恨不同此行。古人持兵喻漿水。顧我何者能獨槩。幸留藥石苦資助。勿謂相捨眞忘情。

送周務本機宜

霜風吹西湖。與君持行李。瘦馬共邊笳。寒燈對孤邸。新涼秋葉驚。歸櫂君獨理。棄我天一方。穩下大江水。丈夫志四海。吾豈較遐邇。運行藏天所爲。況自非偶爾。獨憂綿薄資。負重力難起。嘉賓日以遠。緩急尙誰倚。置此勿復論。遇坎各有止。我積漢中穀。君種彭澤米。努力隨小大。同在毓生齒。他年脫冕歸。對酒各懽喜。

送何元英

乙未夏入秦馬足臨渭水辛酉冬使蜀去渭亦無幾君於兩年間同我三萬里我今寄戎闔君復持行李
客衣掛塵埃閒關亦勞矣垂髫讀詩書平視取青紫側翅隨人飛此計寧得已人生功與名天付在男子
有物執其柄小大聽所委請君但強飯加意重生理見蜺儻弗駭換骨正刀匕青春到邊城雜花亂如綺
儲粟三百萬護種一千壘日與諸少年醉臥春風裏行行勿我念峽束江未起辦事早言還下榻當設醴

寄別張子公尙書

昔我初至秦使旨不到蜀延首錦城春千里寄孤目遠公今出峽賤跡仍羈束夢看使君船翩翩轉江曲
西州去思者何啻連萬屋攀轅猶弗還我意豈能足所憐蜀人病羸骨未生肉公兮胡弗留共與營糜粥
自惟救護心寢食對溝瀆回顧莫有助此志亦單獨公兮那得留峽水峻而速蚤去登堂廟大作天下福
病身鷄肋瘦別恨容千斛勢須更勉強渭上幾一熟郡縣減苛賦廩廩貯餘粟便當乞身歸徑去友麋鹿
類試院放榜衆論以得士爲慶作古詩一章呈詳定錢憲元素及同院諸公紹興甲子十月二十八
日也

書生業辭藝不爲覓科舉胸中負器識筆下有今古君看阿房賦豈是布衣語獨其在糊名貴賤惟所主
得之類至寶棄去祗如土有司開化爐鎔鑄要精處時方爲鼎鑪小冶不應鼓諸公皆名流學海浩吞吐
丹靈骨先換入榜盡龍虎訪以執文柄我以費羅取書生家風寒僕馬在何許跼足赴重圍裹飯坐長廡
視公簾幕間若有霄漢阻那知先達心每事必念祖未把短檠棄尙記燈燭苦關防周罅隙考校到毫縷

雜置戰場文。一字不輕與。如持古黃鍾。端坐分律呂。在處拔其尤。可但十得五。奉此賢能書。足以上天府。蜀士多豪英。父老自能數。謂或有遺珠。勉使相接武。我輩酒尊空。邊城隔煙雨。

北山文集卷之十三

送樓仲輝知温州序

某與舍人樓公鄉井。學校硯席所業。經幼時無不同也。故欽慕之心。爲久且親。至其聚散出處之跡。則常不及同焉。政和辛卯。某不得爲鄉貢士。而公升禮部。越二年癸巳。某以貢士不得第。而公奏名矣。是其初已不得同也。其後公歷仕路。翱翔二十年。而某以布衣窮悴。亦若是之久。中間自覺如水禽浩蕩。見人卽飛。自然相避。是其後又不得同也。紹興丁巳。公爲左史舍人。某適爲西府屬官。省戶邸舍隣比。意謂異時學校之歡可尋矣。而公乃謂名不可以獨享。將有忌而爭之者。束手藏筆。六請君相。鼓枻一笑。而扁舟已在大江之外矣。至於今。是又不可得而同也。噫。聚散之異。乃爾耶。雖然。初不得同。則業不侔也。後又不得同。則命不侔也。二者皆非策蹇所及。今所謂可得同者。則暫而已矣。門方吹竽操瑟焉。往衆求鼠腊。懷璞安之。如某失耕鋤之利。而從升斗廢山林之夢。而觸□□□□爲是耶。赤松生春雲。吾其望故廬而歸矣。公□□□□二十年之雅。略去名勢。鷄肥黍熟。相與開書論古今。慨興亡。而浩歌。則後日之樂。庶乎其可以同焉。俟他日有翻然出爲天下之志。則予當起彈其冠。

韓孫小名序

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箋謂承華者鄂也。鄂得華之光明。則韡然而盛。亦猶弟以欽事兄。兄以榮覆弟。

恩義之顯。詩人興之。余旣名叔義。長子爲華孫。今有弟焉。可爲韓孫。

蓬孫小名序

章郎生子之月。余新除監察御史。書至其家。德文小名其子曰臺孫。邢郎生子之月。余以祕書少監。出陝西。得詔遣書見報。且請小名其子。余名之曰蓬孫。烏臺少蓬。皆借外祖官。他時兩孫長大。登科書小錄。能念老人否。

胡仲容廬隱序

木偶困漂。古人所嘆。蓋流落羈寓。終不若里舍田園之樂也。鄉士胡仲容。不見且二十年。一日相訪臨安。問其所止。則曰買居華亭。勞以羈寓流落之語。則仲容殊不領。方從容謂予曰。華亭之居。前名之以廬隱。後榜之以茅蘆。置其間者。皆書史圖畫琴瑟筆硯之類。與之遊者。皆邑之賢士大夫。予聞其言。始恨慰勞之語。不應爲仲容發也。大抵學者。急於修身。身修則無往而不得其所。仲容去桑梓。而無羈寓流落之色。買居清閒。而有里舍田園之趣。蓋善修其身者歟。雖然。修身不可一日怠也。君之告我者。果信也。則書吾言於壁。而益自勉焉。

送井都運出峽序

自古理財佐軍興。惟劉晏有功於國。晏之爲財。可計乎。曰。專漕事。歲置四十萬斛。曰。權鹽。歲收六十萬緡。曰。用常平法。諸州米率有三百萬之儲。用是三者。操其低昂。故自見錢流。而舊史謂爲管蕭之亞。西南被

兵而來。理財佐軍者。其入數可計乎。曰。用糧。則歲食一百六十餘萬斛。而糴居其半。曰。用錢。則歲支三千萬緡不啻。而鹽酒稅亦半之。心勞力苦。皆有功於國。然而以罪廢。以病免。以憂死。不得善後而去。理財之數。過晏遠甚。而名稱不得與晏齊。何哉。蓋晏繼第五琦之後。其所羅取徧江淮。非若今日東不出陝。西不至渭。掎聚腴削。垂二十年未已者。止蜀一隅受之。其不晏者。如此。晏專以懋遷爲術。而佐以禁榷。諸州儲米。復周流出之。以救所無。今所以取蜀者。既倍越常賦。而粟帛之征。責辦於鈎鎌機杼之間。軍猶以愆期告。無餘資可以貸匱矣。其不晏者。又如此。江淮之財。轉以輸軍。舟車可致。故庾有粟。帑有金。則官不復憂。百姓不復知。非若蜀道險巇。推挽不進。萬山之間。急流盤屈。舟破米沈。則追逮填塞。無有窮已。其不晏者。又如此。今昔之勢不同如是。尙安得與士安爭名乎。況復印紙爲幣。取於民。與真錢同。用於市。三幣僅比一真。取數愈多。用數愈賤。軍不加裕。而民益貧。主計者以廢。以免。以憂死。無多怪者。吾友憲孟大監。以材能任用。自維揚受命入蜀爲帥。爲漕。再爲四路轉運副使。其理財佐軍之日。心勞力苦。比他人獨久且多。紹興甲子。代者合符。治行有日。某命酒酌而賀之。曰。右護軍十萬衆。劍內外分戍之。供饋散取諸郡。而艱難之狀。如前所云。支出愆後。則諸營已無炊煙。雖婦人女子。亦譟而出。此皆異時已見之事。若乃馬嘶塵起。關外有急。則芻糧倉卒。頃刻有禍。宜乎主計之官。不得善後而去。今憲孟俛仰數年。軍中飽暖。如一日。申酉之役。重兵夾輔成功。不以無食而還。大將裨佐。卒隸。今皆願留。不可得。公乃乘春水未滿之時。舟楫告具。浩然望三峽。嘯歌而出。勢如釋縛解繫。而就安曠。豈不樂甚矣哉。又再酌而言曰。憲孟去。無

負吾軍矣。然則蜀人思之乎。曰。思則吾勿知也。大抵吾民之財。憂危取之。則彼輕。安樂取之。則彼重。朝廷方爲生靈偃兵。蜀人但知閉戶休息。以補養累年刻剝之痛。往時襍被抱子。驚恐相問之事。今已忘之矣。而乃謂軍籍增倍。備禦不可廢。取財猶如故。幸一旦舍籌算而去。尙安爾思乎。或者士大夫之思在其後。所未知也。憲孟安恤此。酒闌。舟動。子行矣。

烏有編序

長短句亦詩也。詩有節奏。昔人或長短其句而歌之。被酒不平。謳吟慷慨。亦足以發胸中之微隱。余每有是焉。然賦事咏物。時有涉綺靡而蹈荒怠者。豈誠然歟。蓋悲思歡樂。入於音聲。則以情致爲主。不得不極其辭。如真是也。毛居士逢場作戲。烏有是哉。輒自號其集曰烏有編。

忠義堂記

永嘉州治之北。有堂曰忠義。前太守程公之所建也。紹興丙辰。端明殿學士。禮部尙書。會稽李公來鎮。是邦。旣見吏民間疾苦。頒條教約。與爲清淨之治。一日過其上。顧謂僚屬曰。是堂規模閎偉。而創立命名之因。無所稽考。吾聞魯公。唐人之英。言忠義者莫先焉。後五世流落爲溫人。魯公末年。親書告牒。其家傳寶之。郡嘗爲刊於石。爾者天子官其家。永嘉者二人。家樂清者一人。所以彰遺烈而播餘芳者多矣。雖魯公之名。所在咸仰。要之此邦。乃其遺跡流風之地。吾今求其像。繪置堂上。徙其石刻。列之兩旁。使後人知堂名之有屬。公等以爲宜乎。幕吏東陽鄭某。避席改容而言曰。真卿。小邾子。顏公子友之後。自顏含爲晉侍

中相傳七葉。皆以忠孝名世。至有唐真卿、杲卿。以堂兄弟。門戶並立。杲卿常山之名。旣凜凜如霜雪。希烈之變。真卿復振顯於後。天其以忠義萃一門乎。嘗考魯公上世。凡能盡忠於國者。無不以孝行稱。由是知善爲臣子者。於忠孝之道。初未嘗析。後世道德不純。風俗凋落。臣子分兩途。始以忠義爲難事。至若魯公處死之節。論者偉之。而識者猶以爲不足道。觀其平日議論慷慨。落落難合。唐旻誣之。李崱非之。李輔國元載。盧杞輩。怨恨切骨。而公益自信。知愛君憂國。而不知禍之及己。此蓋能以事親者。事其君故也。忠義天下之大閑也。偷生假息。固可以延亂臣賊子之命。而英聲偉烈。常出於姦鈇逆鼎之旁。二者唯人所自擇而已矣。公爲政之初。暴揚茲美。非但可以慰顏氏之精爽。亦足以銷杞載輔國千古糞壤姦人之氣。其誰曰不宜。公曰。衆以爲宜。則子爲我記於石。

溧水縣學記

九州之俗。非大陋鄙。未有不樂教化。崇學校者。溧水縣學。建於熙寧己酉。邑宰關祀爲政之年。至紹興丁巳。邑宰李朝正謁廟之日。學所存者。僅惟門殿。梗莽頽翳。蕭然煨燼之餘。李侯延長老問之曰。邑萬戶。俊秀可儒雅者。宜衆。其不相與出力。飾新茲廢者。豈薄子弟乎。長老愀然進曰。披猖而來。邑政之廢。甚於學田。桑不殖。賦取不均。鉅間穉豆不能飽。文書至門。征所無。則憂苦無聊。勞吏爲無計。今獨幾得良令。求生全。他未皇也。侯聞之。夜不能寢。旦起治政事。謂隱租匿役。邑之大弊。置度立程。若將廉治者。欺吏悍民。咸歸誠自出。邑賦大平。於是富者安。貧者樂。婆娑從容。皆於暇日。問孝悌忠信。爭先爲之。長老又進而言曰。

公向謂廢而不飾者。今茲敢請。侯卽日爲率僚佐。詣荒宮。經營四顧。默有區處。則退而市材鳩匠。以繩墨授梓人。俾次第旁屋。皆以舊殿爲制。爲堂。爲廡。爲樓。處士之舍。寓賓之次。器用之庫。庖福之所。外至小學。爲屋一百八十楹。自經始。距紹興十年二月丙午。凡二十有八月而落成。皆廉用積餘。植仆補壞。而爲之者。士旣鼓笈。上丁釋奠。升降拜起。人方知在儒雅教化之中。而輪奐鼎新之自初。弗知也。嗚呼。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古之制也。而夫子答問之言。則曰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學校之興。必在富庶安樂之後。苟斯民終歲勤動。不得養其父母。雖有序序。其得遊之。此邑長老之意也。雖然。韋布之士。羣居於詩書禮樂之府。漸染以仁義中和之澤。他日得時行道。與夫朝廷取以備公卿百執事之選者。靡不由此以出。侯旣稱長老之意。則所以待邑士者。今無不至矣。邑之士所以自待。所以報侯者。猶未能知也。侯名朝正。字治表。登建炎某年進士第。

知旨齋記

學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嗚呼。古人能取喻如此。世之甘糠粒。嚼蔬薺者。雖五鼎七牢。百珍八醬。置其側。彼未必以爲美者。以其未嘗得味耳。鄭自五季家金華。皇伯祖中散。泊先公奉議。三數公。皆涵泳儒學。後世枝葉分派。詩書凋零。子弟用幹蠱克家。其嗜以爲日用者。或至食藜忘辛。而韋編澹泊之言。有在醬瓿間者矣。某稟生奇孤。耕無田。居無屋。見他人有芻豢雋永。則染指流涎。不能自己。故得粗見道腴。無甚餒。紹興二年。旣登進士第。至九年。備數禁庭。雖自知事業無以驗人。

而人或不見謂不肖。族兄信仲慨然嘆曰：「旨哉嘉肴之肥人也。吾知之矣。雖然，吾宗蕃大，豈無醍醐酥酪，若盡取六經諸子之言，設爲膾炙，以作成其美，則他日饜而飫之者，何獨弟也哉？」於是卽舍之東偏，闢館聚書，教其孫子，而使某命名焉。欣然援筆，誦禮記而榜其齋曰：「旨旨。」

思耕亭記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上命川陝宣撫司自河池移治利州，示休息兵革，裁省用度之意。本路轉運判官兼權知利州事王陟，乃移治城南，虛其郡舍，而宣撫使居焉。舍在城之西北隅，有亭名清暉，築于城上。郡山東嘉陵江，峻潔于其前，亭蓋以是名也。歲月久深，榜目已廢，規撫冗陋，土木垂壓，轉運公治而起之。某一日置酒其上，會賓幕，問曰：「茲亭新矣，吾以思耕易其故號，可乎？」客疑而進曰：「是於亭何義？且強而仕，老而休，一犁谷口之雲，於公豈不甚樂然？公方爲上經理西南，斯民日幾阜康，不思以此報政而歸耕之思乎？」某曰：「噫嘻，豈爲是哉！覽長江之險，思營田之利，予實有感於斯亭。夫嘉陵之源，發於鳳之大散，旁由故鎮，繚繞漁關，循崖而出，力未能載，自漁關下武興，浮三泉，南流二百六十里，至於亭下，又順流踰劍，入閬，東走安漢，疾趨于合之漢初，已則會東西二川，併勢望夔峽之道，爭門而出，回視漁關，不知其高幾里，皆終歲漕餉之所，浮水旣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灤瀆逆數至漁關之藥水，號名灘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伏獸犇者，又崎嶇雜亂於諸灘之間，米舟相銜，且盡犯險，率破大竹爲百丈之篾纜，有力者十百爲羣，皆負而進，灘怒水激，號呼相應，卻立不得前，有如竹斷舟退，其遇石而碎，與汨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小

人恃有此。頗復盜用官米。度賊厚罪大。則鑿舟沈之。歲陷刑辟。與籍入亡家者。亦累而有。故漕粟之及漁關者。計所亡失。常十二。吾然後知田之不可不耕也。武侯以草廬素定之畫。頻年兵出。皆以食盡而歸。則西南漕餉之艱。蓋千古矣。吾君誠心善鄰。邊鄙不聳。命中外以寬厚之澤。蕩洗煩苛。塞卒十萬。今皆囊弓捲甲而臥。吾誠能借其餘力。雜耕關外。率以平歲。縵田爲準。不計狼戾。第得粟一鍾。卽減漕粟三鍾之力。俟諸營儲食。能如晁錯所謂足支五歲。則時赦農租。當下天子之詔。凡此皆某臨流之所深念者。賓幕聞而稱善。某曰。謂吾言善。則願與公等勉之。紹興十四年七月日記。

北山文集卷之十四

出官辭先妣墳祭文

嗚呼吾母抱恨終天藏于深壤垂二十年我廬其旁裴回周旋方池小徑朝霞暮烟雜植梅杏薦以芳妍每眷茲壠髣髴慈顏脫巾筮仕承乏蜃川風樹之悲負痛何言今當遠去吉辰旣涓依戀松柏中心愴然江山阻修道里及千白雲孤飛此恨有焉敢陳薄奠具告于前靈其安樂勿動勿遷當博寵休以賁九原尙享

代姪琚祭外舅文

母氏與公曰妹曰兄惟公與琚曰舅曰甥公有季女我實婦之柔順勤孝惟家之宜歲在壬子公女永訣棄我而亡琴瑟斷絕不越三載公亦歸壽旣失淑子又亡外舅吾婦不可復見我公不可復親嗟嗟此身抱痛何深一奠已矣涕淚盈巾尙享

祭潘朝議文

公之享年也尊於吾里而又耳目聰明心志寬裕對人無衰老急迫之容故人之有親者無不指公以爲願公之有子也賢于天下而又醍醐酥酪以次皆佳雍容紳笏者半一門矣故人之教子者無不視公以爲法嗚呼美哉某伏念異時雖與舍人兄弟輩有場屋舊自顧身方窮賤勢不可求親然公每見必開懷

笑語。示以雅故不相忘之意。不謂今已使我追望。如古人矣。嗚呼悲哉。鄉邦賢大夫云亡。而拘糜寸祿。遠在海濱。哭不望帷。葬不臨穴。遣一介之吏。持觴豆以薦區區。雖臨風愴然。有涕如縷。負負多矣。嗚呼愧哉。尙享。

又代人作

惟公蚤年修身慎行。稱於州里。不以家貧爲累。而以教子爲心。及其後也。安榮壽考。坐收教子之功。家貧如故。而休顯之名。享之甚寵。嗚呼可謂賢也已矣。高掩九原。計無遺恨。一觴之奠。聊薦區區。非爲悲也。尙享。

同官祭石監場文

惟公千里扁舟。一官遠宦。於某輩無款曲游從之雅。而握手懽然。皆如平生。蓋聲氣相同。則笑言顏色。不待約而契也。舍館未定。斗粟未得。事不辭勞。中喝而死。曾未旬日。使其家爲惻惻無告之人。蓋造物難問。而死生聚散。不可道而免也。嗚呼哀哉。世無和扁。不能起公已仆之身。寮友之情。雖痛何及。棺斂既具。更當津致公之孺人。奉旅櫬以歸。使善視扶膝之孤。長育教誨。期於成立而已。不識可以少慰九泉否乎。如有精爽。一觴之奠。爲我歆之。尙享。

辭文宣王祭文代人作

爰自禮謁之修。今未旬日。恭被上旨。移守會稽。聞命肅征。雖當去此。然化民成俗。何往而非聖師之道。其

推以爲政者。雖四海之遠。猶當奉以周旋。不爲二郡。而有彼此也。載陳清酌。用告首塗。尙享。

祭中元水府文

早久傷稼。皇帝憂動顏色。謂神之能以雲雨出靈者。惟中元最。聞命小臣鄭某。祝于祠下。二十一日。某既致命矣。念其還也。非得霖雨嘉澤。以報天子。則某所以爲朝廷來者。無乃虛乎。九重徹膳以俟。而乃不得報以歸。罪宜如何。王以水府之尊。爵號顯著。人所欽事。天子遣使祝辭。而邈然無所報稱。則自餘以靈感望神者。將疑而怠矣。使者微甚。宜勿爲神所聽。王者號令百神。使之受職。其庸可忽。又況時方孔艱。豐凶所係。神亦有焉。當能一二鑒也。謹再拜告王以歸。尙享。

擬宰執祭呂安父文

國家恩洽九軍。視士卒如愛子。而淮西獨至於逆天乎。師無主將。胎禍云久。而公獨當其變乎。覺尊之作。莫不有朕。豈公勇於奮身。而料之有不逆乎。此某等所以慙汗多於流涕。而痛惜公者。爲是而增悲也。嗚呼公乎。如聞豺虎。變起倉卒。血刃在旁。公不失則。叱咤如靈。震其狂悖。反虜下堂。相顧已屈。如聞僭僞。諾爲巢窟。執公而潰。幾以爲質。上遣追救。萬馬馳突。痛傷後時。狂寇皆逸。聞公臨淮。號召羣賊。謂不濟渡。有如白日。下馬危坐。罵語刺骨。血濺五步。天地改色。惟公之壯。岱華同力。數萬之衆。挽不能北。淮水洋洋。鑿此英特。頭壁碎地。尙皆可得。嗚呼公乎。爰從艱難。屢見反側。雀鼠微命。多自愛惜。如公之死。未見髮髯。當與古人。霜雪相逼。我念初終。公無負國。國事累公。負痛何極。惟公之家。上已優恤。公有諸孤。皆許紳笏。與

言及此。衆爲感激。拜陳豆觴。如見英物。尙享。

祭外姑文

鄭與石雅。自上世先。我造甥室。垂三十年。繾綣之好。豈朝夕然。夫人視我。視之不偏。我視夫人。視母無嫌。初我布衣。半世蹇連。書生窮瘁。受萬目憐。惟吾夫人。遇我無愆。不爲其女。計飢念寒。貶捐齊大。厚意彌堅。揮斥瑣穢。資我晨烟。嗟嗟此意。今何所言。念自紳笏。睽違累年。東嘉峻嶺。建鄴長川。道途阻修。迎之未緣。我旣扈從。定舍臨安。夫人具舟。許以翩翩。中春之杪。拜于江干。來見其女。未笑而歡。母子相謂。指秋未旋。中喝暴下。何勞劑砭。病亦良已。而命在天。維日戊辰。若扼其咽。醫姓三易。鬼求百端。越彼辛未。一語弗宣。噫鳴眊眊。以就終天。修短之數。莫可控搏。夫人之死。深負痛冤。諸子在遠。省問未前。病不嘗藥。死惟見棺。桀哉此禍。可摧肺肝。靈芝淨利。暫憩輻軒。尙須小涼。奉以東還。薄奠薦哀。涕泣漣漣。精爽未泯。爲我歆焉。尙享。

外姑葬遣祭文

哀哀夫人。纊屬錢塘。巽女婦我。實偕在旁。曰棺曰衾。曰斂曰藏。堅美嚴潔。用慰諸郎。哀哀夫人。泉扃故鄉。諸郎大事。謂能力當。曰姻曰賓。曰兆曰岡。會集相視。我皆弗皇。仲冬乙酉。日云最良。巽女歸哭。扶棺下堂。獨慙吏瑣。在天一方。霄載之奠。外孫捧觴。慘慘之悲。貫于中腸。惟我考妣。告身尙黃。焚進之念。旦旦不忘。儻因是歸。敢違浦陽。新墳草青。溪花幽芳。尙圖墓下。金爐薦香。尙享。

祭章且叟尙書文

嗚呼。士之在天壤間。名稱不足以載德。氣節不足以動人。蠢然閱造化歲月而虛之者。是雖累百年奚益。如公名稱。如公氣節。身雖掩於九泉。亦當自有生氣。況已再見甲子乎。人嘆不慙遺而我固不以爲悲也。雖然。問其家則無一區之宅。問其田則無百畝之地。問其堂則有九十歲之母。建疇營窳。方從朝廷賜錢葬之。此則可悲。某頃奉事公於永嘉。惠顧最厚。去年見公於金陵。話言最親。及別公而來也。音問最疏。而今復奠祭最晚。悲甚矣。嗚呼哀哉。尙享。

樞密行府祭江神文

某被旨宣慰關陝。偕屬吏將佐。以五月初吉。俟渡于鎮江。惟神知輿圖之復還。喜三光之再舍。收風淨浪。安濟舟楫。以佐行李者。亦神之事。解紼之先。謹遣某官再拜以告。尙享。

庚申歲焚黃祭文

某紹興七年。以文林郎爲樞密院編修官。品視陞朝。明堂勅恩。封贈如法。皇考承事贈宣教郎。皇妣盛氏。贈孺人。維吾考妣。不以某爲愚。而命之學。擇師友以成其業。躬桑苧以濟其須。德不我負矣。而嗣承不肖。蚤弗衝躍。方掛冠垂老。倚門寡瘁。計日待養之時。乃困窮場屋。左顛右仆。歲三十二布其衣。木驚風矣。嗚呼。尙忍言哉。速今進官晚成。叨塵禁地。回首慈容。皆在泉壤。雖能躬持告牒。奉上君恩。祇爲痛爾。而又贈典得於丁巳。副黃焚於庚申。中間扈從往來。參佐南北。實未皇暇。今復予告嚴程。迫於王命。遽成展省。禮

儀未修。謹遲後日之歸。申煥再郊之寵。亦尙休哉。尙享。

祭外舅姑文

維外舅姑之視甥。己子若也。以所愛女歸書生寒士。謂其後日。或能振拔。則可以爲富貴之地。外舅姑之懷此意。有遺恨矣。某拜舅於政和甲午。而哭於己未。其從容款密之歡。贖摧傷痛割之悲。猶不辱也。某忝紳笏於紹興壬子。姑則見之。至於戊午之冬。蒙上謁。自省戶爲臺察言事官。越庚申。叨塵禁班。而姑乃死於戊午之夏。是其前日以女歸書生之意。不及見而償矣。痛何窮哉。今也予告還鄉。焚黃先壙。道出浦陽。謹以薄奠。哭于墓下。言有盡而悲無窮。嗚呼痛哉。尙享。

祭樓通奉文

嘗謂人之享年也。皆惡夭。然亦豈能必永。公數踰八十。鄉黨稱仁。一亡恨。人之仕宦也。皆惡窮。然亦豈能必達。公官至三品。始終無玷。二亡恨。人之有子也。皆惡不肖。然亦豈能必賢。公子爲二府。中外是賴。三亡恨。人生得三亡恨而死。其於身名之美。州里之光。亦休矣。雖然。公之子以奉親爲願。而不以富貴利達爲榮。公之心以山林爲趣。而不以珪組冠裳爲樂。故去年震子丐歸。切至上止。令奉金帶。將德意。予嚴程之告。俾迎公以來。而公終弗肯至也。今年熒惑犯昴。五星出東方。正丙。大夫案簿。表丞相請行。邇日公遽爲朝廷致樞臣於苦次中。諒薄遺易簣之恨。而嘗藥不逮之痛。頗聞過禮。嗚呼。夔龍之室。自難久虛。他日建立功名。成就恢復之畫。以中興名臣流涕而拜於廟下。則公之微恨。可以盡釋。而孝子茹荼之感。弭焉。苟

祿輒生。係拘省戶。一觴之奠。寓悲無限。拜遣斯文。有涕零落。尙享。

宣諭祭江神文

某被旨。由江鄂撫諭將士。既事。使川陝。欲以今月二十六日。與一行官吏。渡大江而西。某嘗謂天子之命。非但行於明也。亦行乎幽。朝廷之事。非但百官受職也。百神亦受其職。夫安靜江流。順濟舟楫。此王今日之職也。雖然。某亦豈敢持天子。挾朝廷。而不丐於王哉。謹遣某官。先一日再拜焚香。告於祠下。惟王鑒之。尙享。

宣撫謁廟祭文

吾民奉牲。牢祀神以求福。輸貢賦。養吏以求治。神與吏。同惠民者也。某愚且陋。天子之命帥。所謂拊循士卒。墾闢土田。固邊鄙以牧此方者。非曰能之。竊有意焉。視事之初。瞻謁祠下。并告區區之心。惟神鑒之。尙享。

祭胡宣撫文

惟公高文大筆。時所推重。凡燦然朝廷之上者。皆公之華藻。收爲輅路。出護諸將。則三軍持循。咸父母公而相保。嗚呼哀哉。此一時英特之士。兼資文武之才。上所貴重以爲寶者也。歲在壬戌。見公河池。野鶴丹沙。不足以比氣象。顏色之好。季春之初。背云有瘍。曾不兼旬。人也哭不慙遺之老。嗚呼哀哉。泰山之裂。當兆于夢。曷不治之於其蚤也。總帳之間。泣者呱呱。阿郎可憐。而幼女僅離於抱。我緣使事。在天一涯。涕目

持觴痛嘗載之臨道。嗚呼哀哉。扁舟東下。萬事已矣。其留於此者。數載戰守之名。其載以歸者。資右紹志未成之藁也。嗚呼哀哉。尙享。

祈雨祭文

某五月十八日被旨。吏于此視事之初。不雨者兼旬矣。西方宿重兵。勤遠餉。夏田已不苗而槁。吏與民倚犁鋤。治廩廩。前指秋成爲命。今也烈日如焚。風埃燥飛。所播殖者。復有夏田焦灼之漸。吏猶衣冠而履湯火。伏自計料。修身弗謹。爲政弗惠。未應遽得罪于神靈。如欲因是以警平素之不敏。則此民何負哉。神其膏澤之尙享。

又

某聞蜡祭。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一日。戶部以水旱蟲蝗之報。禮部使黜其方守之神而不祭。爲其平日享一方香火牲牢之奉。而不能庇護其民。故黜之也。鳳之河池縣。大軍屯泊。財賦會聚。吏民蒙境內百神之休相多矣。今年夏旱異常。衆會巾子山靈助王。可禱而雨。王有廟焉。貌其像於山之陽。有龍焉。湫其神於山之陰。取湫水赴邑禱之。踰旬不報也。豈使民之過惡酷烈。雖神無所致其力耶。抑所謂神者。頃亦得名於偶爾也。二者某未能辨也。或初禱弗虔。未當神意。故甘澤嘉靈闕而未與。亦不可得而知也。今宜撫使涓辰被濯。躬詣祠下。遣官再酌靈湫而奉之。謹與神爲三日之約。儻能如約相報。惠雨盈尺。則躬率鼓吹餞歸之後。亟當修嚴廟宇。羅列羊豕。上靈休於朝。而永侈爵號。若曰三日有未能。約五日過。

五日雖雨。非神之賜也。而神之祠自是衰矣。某謹再拜以告。尙享。

祭胡忠烈文

維天設險。連秦蔽蜀。方時中艱。虜馬南牧。五路塵高。所向顛覆。蜀不儲備。民顧駭鹿。無與遮關。勢將流毒。公於是時。張膽明目。呼吸豪傑。變化神速。橫截渭上。如虎據谷。一劍畫出。萬鬼夜哭。會長貽愕。勒馬退縮。迺營迺壘。迺邑迺城。爲號爲令。爲準爲繩。旣作壯士。俾吏而兵。亦勸農子。俾散而耕。方圖四出。尊大朝廷。天道叵測。物化難明。敵不能困。而病可傾。遺名浩浩。義槩亭亭。其所措畫。莫可變更。後人遵之。亦足安寧。帝聞鼓鼙。有詔若曰。惟我虎臣。是爲忠烈。其許廟祀。世享勿絕。將士奉命。涕泣自竭。土木必興。瓦甍具設。兩序旁蔽。巍棟中傑。丹雘炳耀。曾未累月。我使治尊。椒漿清潔。我使治俎。羊豕羅列。持此告成。神其欣悅。公有賢季。威名隱然。上方注委。屏蔽西邊。公之門下。忠義相傳。節旄侯牧。寵賁綿延。率皆謹畏。罔敢恣專。功名之後。又何保全。公惠斯人。稚老能言。人之懷公。今昔弗愆。山色晝暝。庭花暮烟。豚蹄香火。永無愧焉。尙享。

祭樊宣幹文

某政和壬辰爲貢士。見公辟廡。學苦而志修。賢書生也。紹興辛酉使川陝。見公南鄭。官小而行潔。賢令尹也。旣而某負荷重責。此身孤寄。賓幕之助。首以屬公。相從而來。再歲於此。謂可以因辟廡之雅。償南鄭之勞。卻日揮戈。少補東隅之恨。而公死矣。嗚呼哀哉。殯車在道。聊致奠觴。酒酬車行。萬事已矣。嗚呼哀哉。尙

享。

祭郭少保文

惟公器度宏廓。儀貌英偉。山西之氣。蚤歷邊鄙。錦裘繡帽。蓋奇男子。不縱不暴。不貪不侈。惟戒惟慎。惟德惟禮。福善之道。謂天甚邇。安享豐報。尙期萬里。如何難諶。而數止此。數也在天。非人所爲。爲於人者。公無少虧。軍律簡易。家訓整齊。平生忠義。君父知之。節旄入覲。上壽天墀。視儀亞保。寵光而歸。身固朽矣。名當永垂。秋風九泉。無恨可齋。載念初終。我則感動。如奪手足。安得無痛。四川東門。倚公爲重。有隣欲睦。有險欲控。民欲不擾。兵欲可用。誰來繼公。施設皆中。我開尊酒。公無復共。靈如有聞。聽我長慟。尙享。

吳鳴道求錢葬親疏文

吳鳴道家七閩。知書能文。爲貧而去鄉里。自前年聞二親俱亡。殯留淺土。其家爲貧而不能葬。鳴道日夜抱痛。夢寐欲歸。又爲貧而不能行。余雖甚憐之。亦又爲貧而無以相振。敢敍其事。以告諸高義。不貧者。雖然。不敢自謂貧。而以空言相惠也。聊以薄禮。先見寸心。

北山文集卷之十五

余彥誠墓誌銘

建隆初。睦之遂安余氏。有諱鍾者。徙居婺之義烏。再世而生榮。榮生喜。喜生明。彥誠蓋明之季子。諱信。彥誠其字也。某異時遊義烏。過流慶陂。見其旁有民田數千畝。比歲沃稔。問之邑人。則曰彥誠用家錢百萬。修廢堰。瀦源水。遇旱歲。無高下。彼我均浸之。鄰里霑足。予嘗嘆曰。余氏其昌乎。設心如此。必有過人者。既而聞彥誠果好義。輕財。折節下士。雖高貲巨產。雄視一鄉。率皆因低昂積散。知予爲取。而坐制其利。鄉人無不稱其長者。故紛爭鬪怒者。得其一言。則釋然以平。宣和庚子。青溪盜起。浙東西諸郡。往往失守。彥誠糾率里豪。扞蔽鄉曲。有奇功。大帥上其名。補承信郎。調青州。准備差使。居官以廉謹聞。是時燕雲初復。人皆張皇自得。彥誠被檄往來幽薊間。常忽忽不樂。語其僚曰。虜情叵測。而漫不爲備。正猶狎虎豹而去其閑。咆吼之患。近在朝夕。盍早圖之。度無有能用其言者。遂解官求罷。既歸。則又語所親曰。時危矣。與其無益而死。曷若奉親教子。以終餘日。當路交辟。不應。紹興四年五月甲寅。以疾卒于寢。享年六十一。彥誠爲人。倜儻尙氣。雅好賓客。至終日忘倦。宗族貧窶。姻戚孤嫠。知交流落者。斥帑廩濟之。無不得所。事繼母尤孝。家道肅睦。內外無間言。晚嗜佛書。誦之寒暑不移。家旁雙林寺。寇東南兵火。後數年爲墟。彥誠倡始施財。不踰時而還萬楹。其餘津梁斷壞。病涉之地。靡不修舉。蓋其心志開朗。凡所爲數。皆落落可喜。某初與

彥誠昧平生。因其闢館舍。遣子弟迎予。猶子瑱者爲師。禮意頻年不衰。一日過其門。瑱率舍中後生數輩。羅列藏書。質問義理。率秀巖不凡。彥誠從容其間。一語言皆有激勉教誨之意。由是深得彥誠之用心。遂爲相知。乙卯二月。某將之官永嘉。公之孤汝評。叔齡相與踵門而請曰。先子卜葬有日。壙中之名。竊願有託。某非但義不得辭。亦喜爲彥誠譏述平生之事。悲而許之。彥誠娶同里王氏。生兩男子。汝評承信郎。避公諱。就校尉。叔齡右迪功郎。和厚而通敏。一女子適士人許師顏。孫男五人。文煥。文粹。文炳。文質。文昌。皆力學進業。自汝評而下。其所成就。異日當有可觀者。王氏先十有二年而卒。彥誠以乙卯某月某甲子。葬于雙林鄉蜀墅源。從王氏之藏也。銘曰。

富其家。又仁其里。祿其身。亦昌其子。諸孫誥誥。業以書史。徜徉暮年。其壽而死。余之喜爲彥誠銘者。以此。外姑墓誌銘

浦江進士杜誼妻謝氏。生女晬。而誼死。後四年。謝攜其女再適。故贈朝請郎何至。至育之十年。擇同邑士者。窆子文歸之。今孤子石知彰之母。夫人是也。夫人生三男。長曰知彰。次知柔。知言。女三人。長適具位鄉某。次適士人鄭玠。次適承節郎何邦獻。某頃聞石大人用幹蠱。藥筆硯。夫人申申恨之。歎曰。吾父業儒。蚤死。今吾夫學又廢。奈何。會朝請公之子粲。登上舍第。夫人歆慕感激。謂知彰輩眉目皆秀。必可澤以仁義。故力爲求師友。又以巽女見婦。冀諸子得遊從之。蓋於時石氏善大。非豪門不姻。人見以所愛女歸一寒士。家貧姑嚴。營糠豆而事禮法。皆不以爲樂。獨夫人甘心焉。其後某雖忝竊科名。可以少塞相貴重之意。

然知彰病復不能卒業。知柔出爲伯父采之後。爲舉子者。獨知言一人。而夫人死矣。養所不能。也。悲夫。夫人莊靚寡言。動有儀則。凡婦道治內之美。無一不備。蓋以女子而知儒學之貴。其資性可知也。紹興戊午三月。來訪其女於臨安。六月甲子。感微恙而卒。七月甲子。知言輅柩以歸。十一月甲子。葬於邑之南溪園。石大人初葬不吉。先以丙辰十月甲子徙南溪。故夫人祔之。夫人享年六十三。方諸子嘗藥不逮之辰。夫人願謂某曰。三魁石氏。名稱高甚。嘗懼吾諸子不克髣髴。今安得一言而死。使兄弟相勉。念先業而思奮。庶幾吾不齋志而沒地也。嗚呼。覽寒泉勞苦之詠。誦蓼莪劬瘁之詩。斯言可忘哉。某旣爲之銘。左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黃珪書之。左朝請大夫司封員外郎曹璉題其額。俾知彰刻而藏之云。銘曰。

左中奉大夫致仕符公神道碑

魯頌公之後。有仕秦爲符璽令者。以符爲氏。傳漢唐五代。家世可考。建昌南豐之符。蓋今世之名族也。左中奉大夫致仕符公。是爲南豐之賢。公諱授。字天啓。曾大父俸。大父懷德。皆隱德弗耀。父明遠。累贈金紫光祿大夫。金紫公已讀書自奮。然慶喜之澤。猶涵閱未發。衆知其必有子。公生果不羣。器度明爽。洽聞彊記。辭華如綺。場屋老生。斂筆避之。中元豐二年。進士第。調興國軍司理參軍。丁母南康郡夫人瞿氏憂。服除。調邵州邵陽縣主簿。就移筠州上高縣令。終更入遠。爲彭州錄事參軍。改京秩。差欽州婺源縣。丁金紫光祿大夫。知越州剡縣。用年勞陞朝。賜五品服。秩滿。差通判龍州。未行。戶部辟主管在京左廂店宅務。又

通判海州唐州。旋提點西京崇福宮。再提舉江南太平觀。淵聖卽位。覃恩轉朝議大夫。賜三品服。上嗣。歷覃恩。轉左中奉大夫。遇郊恩。封南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解褐入仕。歷五朝六十年。而歸祿告老。紹興乙卯。某爲温州判官。公之子行中通守是邦。決除秕政。利敏難事。而又論議踔厲。志行峻潔。無一分巧宦計。僚士竊議。是必名教積習所致者。或曰。此南豐符中奉子也。中奉一生靜退。雅不與躁進者爭急流。至其耿耿胸次者。則賁育不能折。樞密吳公居厚。嘗薦之於朝。且使見宰相。公曰。筦庫何傷。自媒求進。其傷實多。終戶部官。足不至時政之門。逮題輿海邦。專務簡約。凡推剝刻深之政。應奉媚悅之事。斷然不爲。而公亦低徊向老矣。某由是詳公之爲人。歲戊午。某備員行在所。聞公之夫人湯氏前一年卒。公已上章掛冠。亟遣書行中。慰其母夫人之憂。且使爲偏侍節哀。善事中奉。致期頤安榮之養。則孝子之心。尙有餘樂。越庚申。行中以黃州童使君之狀。爲公丐神道碑矣。讀其狀。蓋己未十二月辛酉。以疾終于正寢。庚申四月己酉。已葬太平鄉石榴原。合湯夫人之兆。悲哉。公爲人端莊清淨。有信義。無聲色。蚤歲儒雅緣飾。翰林楊繪頤推重之。有南豐居士詩十二卷。平澹峻激。雜見於波瀾動靜之間。自成一派。當官號令簡嚴。而遇繁必辦。所至吏不敢逞。逞則鉏盡之乃已。民間愛慕。咸父母懷之。其在上高。嘗與高安兩令易。二邑之民。爭於境上。今猶以爲美談。晚年志意蕭散。耳目聰明。對燈火讀細字書。享年八十四。男五人。長建中。右承議郎。知信州貴溪縣。次用中。皆前卒。大中。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行中。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

孫男十二人。懃愿。愁。慙。皆登仕郎。恣憲。思。熹。怒。志。愬。孫女七人。皆幼。湯夫人。處士。之。女。行。與。公。齊年。歸符公甲子。凡一周。大中。行中。才皆適用。久奉親。不肯出。每歲時。老人雍容堂上。二子帥諸婦。孫子捧觴上壽。庭間煒然。人皆指爲偕老之慶。嗚呼。爵祿猶滋味也。人所同嗜。公獨安義命。守澹泊。不爲滋味所毒。而平生所享。比他人往往反爲甚豐。彼有貪饕冒昧。足陷無厭之域者。一失所嗜。并與所當得者失之。聞中奉之風。有愧矣。某旣知公爲詳。而黃州之狀。復緘以來。其可辭。銘曰。符氏德善。著于南豐。有闕其祥。發之自公。公之文章。以取科第。陶冶鍛鍊。亦傳永世。公之政事。克振厥職。豈弟詳明。爲後之則。弗爭而進。弗取而得。富貴壽考。衆如公何。石榴之原。兆久竅矣。黃土蒼苔。公則掩矣。鑄彼金石。載此銘詩。維其邦人。實咏歌之。

何氏考妣墓表

建炎元年四月丁亥。將仕郎何君卒。明年正月己酉。葬于邑之同義鄉長松塢。又明年某月甲子。君之夫人鄭氏卒。以其年九月丙午。合葬長松之原。紹興十四年。其子渠致書。爲某言曰。渠不孝。併失怙恃。屬時多艱。風波靡寧。僅於鞍馬之隙。奉二柩藏於上。所謂彰遺德而傳後世者。未遑及也。念遂湮沒。則罪逆之身。殞越難報。尙惟論撰。世次發揚。幽光表於墓上。則無窮之恨。萬分可塞。鄉人劉友端。謹狀以請。兄其爲我圖之。某因念兒時。聞族有姑歸義。烏何氏。勤儉慎淑。克相其夫。而何氏以昌。卽夫人也。夫人之賢。蓋先公諸父平日所相與稱道者。某其敢忘之。君諱先。字謙終。世爲婺之義烏人。曾大父湜。大父祐。皆不仕。父

京亦守將仕郎將仕公生三男。君仲子也。幼子養。遊學蚤死。君與伯兄奉承乃父。經畫其家。將仕公賦性嚴毅。智度深峻。而又奮志爲生。君獨從容啓悟。得其儘心。以古人積散取予之道。闡陳其旁。使貧窶受惠。孤嫠得所。田園自饒。而州里稱爲長者。將仕公卽世。君則以所以事父者事其兄。恭謹遜順。發於至誠。相處六十年間。周旋曲折。如手足之不相忤。旣孝友著聞。門戶和氣粹然。故凡與君締結姻好者。皆吾鄉之賢士也。其居在重巒曲水之間。聚書闢館。門巷幽雅。夫人鄭氏。具有醴。延賓客。君得以徜徉蕭散。享安逸而廣名譽。宣和庚子。盜起清溪。朝廷分兵勦治。鄰黨所在。蟠結牢甚。渠銳然上破賊之策。東南平。朝廷命渠以官。人咸謂渠之休顯其親。當自此始。不幸君與夫人死矣。君享年七十。夫人七十。皆以疾終于寢。鄭爲金華大姓。夫人之懿德。幼諱吾宗。凡君孝友之行。終始無缺者。皆其贊助之力。君爲人簡潔方正。寡笑言。平生不事進取。而涉獵經傳。談道今古。得其理義。晚年尤好修塔廟。治津梁。樂施惠。蓋其與夫人輩設心在於化人爲善。非固感於禍福之說也。嗚呼。世之作德者。孰謂無報也哉。余觀何氏。自上世綿積。然將仕公三男子。養最力學。而器業不就。君四男子。盜。梟。皆先卒。所存者獨渠爾。乃能奮布衣取官。今爲保義郎。磊落慷慨。未可量。孫男三人。忻。恪。懌。咸積學自進。女一人。適進士陳阡。孝友之澤。至今未已。是雖金石之傳。不在壙中。而鄰里稱道。自可傳於後世。惟茲墓上之碑。姑見渠之孝思云爾。某月某日。乃立石爲銘曰。

長松之原。戊申之阡。惟茲壙中。無金石傳。所傳後者。鄉黨之言。歲越甲子。具此深鑄。長松生風。朝霞暮烟。

視我銘詩。何千萬年。

族嫂陳氏墓誌銘

某族有兄諱濬。字資深。世居婺之金華。故中散公諱詳之孫。故知錄公諱汝嘉之子。宣和辛丑。東浙盜平。某還自外邑。資深已下世。族人凋零破壞。無家不孤。資深之夫人方臥病。指其子瑄輩爲某哭。且言曰。兄不幸。枉禍之餘。獨四男子。敢以累叔。儻詩書義理之言。時開道之。他日爲家爲學。僅立門戶。獲蓋前人之大痛。所以友兄之誼高矣。某聞而嘆曰。嫂志如是。資深之業。其憂不昌乎。自是瑄與瑤者。苦志經營。條尋遂緒。力振起之。而瓊與瑛者。未嘗一日不以書卷自隨。紹興壬子。某旣登進士第。蒙上委使。十年未得歸。聞瑄輩各專其業。築第闢館。聚書延士。園池花木。庭幃晬溫。夫人雍容其間。莊笑言。慎禮則起居康寧。規矩勤儉。中散公之家世風流如在也。歲癸亥七月乙丑。夫人以疾卒。明年甲子。瑄遣人走益昌以葬。請余銘。某曰。夫人之賢。鄉里宗族能道之。不銘可傳也。至歲月次序。則宜永之金石。夫人姓陳氏。同郡贈中奉大夫諱鄰臣之女。享年六十八。男五人。長曰瑞。先卒。次卽瑄。瑤。瑛。瑛。女六人。長適貢士陳柄。次適進士張顯。陳格。陳正己。陳峻。陳炬。孫男女一十四人。以甲子十月二十日。葬保福山。合于資深之窆。銘曰。榮陽中。艱義理。其子家再昌。若堂之封。壤泉鍾聚深且長。有緘銘。詩爲瑄。萬里下巴江。

右承議郎致仕曹公墓誌

某族叔千之名士也。以女歸同郡曹毅君佐。嘗怪君佐以田家。改業爲太學士。而士夫之賢者。樂與之遊。

是必有道。識者曰：君佐之學，蓋其兄安雅公實界之。安雅辛苦治生，生事理，則請其父買書擇師，教其弟，又教其子績。曹子白屋改矣，政和丙申，某遊鄉校，績爲同舍。明年績貢辟廡，又明年中上舍高選，自是名宦益振。而安雅教子功成，紹興癸亥，公隨績官益昌。越乙丑二月十九日卒，績奉喪歸葬如禮。前期以左朝奉議，前知渠州，流江縣，事練祇柔之狀，泣血請銘，誼其可辭。公諱宏，字安雅，世爲婺之金華人。曾祖光明，祖歡，父享，皆隱德不仕。安雅天性孝友，遇人誠信和易，喜愠不形於色。鄉黨欽愛之。君佐雖未第而死，然績已成立，諸孫相次進。茂穎者復自湖北漕司薦送。安雅知門戶儒學之風不衰，則圍棊飲酒，所在自得。方某之宣諭四川也，請於朝，以績偕行，及被旨留師，欲請主管機宜。績曰：願歸從老人間行止。至則安雅欣然隨之。謂所親曰：顧夷險，擇遠近，非吾望子孫意。自入蜀，遇峻阪，輒下馬，行步如飛。左右者趨之莫及。居益昌且二年，每相過，必敍說鄉曲，持盃笑語，盡醉而去。一日忽令績寄謝知友，治後事。家人驚勿敢聽。翌旦，正衣冠，翛然逝矣。嗚呼賢哉！安雅六被恩封，官至右承議郎，享年八十一。娶章氏，五男子，績今官至左奉朝郎。曰綱者蚤卒。曰縉，曰總，曰紹，悉知愿守家法。女二人，長適胡璿，次適其從弟璉，皆舉進士。孫男女二十六人。曾孫男女一十人。以丁卯正月壬午葬于所居之鄉萬家塢。合章夫人之窆。銘曰：惟公種德，自其父祖。公有子弟，自公學古。學古而修，坐觀成效。安榮壽考，亦享其報。幽幽壤泉，鬱鬱松柏。萬家之塢，藏此詩曰：

北山文集卷之十六

跋許右丞詩

近世家者。欽慕右丞如古人。某愚坐山林。而不及識。近見所爲越倅潘公哀詩。氣質中和。字畫端重。粹然不減親見也。此詩傳之後世。可以知右丞。而潘公之名。亦因以傳矣。

跋中散留題

元祐中。某爲兒。聞伯祖中散嘗宰樂清。至大觀中。叔父承議宰平陽。紹興五年。某爲州幕吏。蓋三世仕宦於溫矣。六年秋。過鴈蕩龍鼻石。間有中散書一十三字。遣人平陽尋之。則無承議公字畫。蓋平陽經盜火。宜無存者。中散刻於巖壁。雖百年猶新也。再摹於石。煩今樂清宰括蒼季公。立於靈巖寺。

擬跋御書羊祜傳

紹興七年九月。宗祀明堂前二日。皇帝書晉羊祜傳五千四百二十九字。以賜臣某。臣既再拜受賜。命良刻摹入琬琰。奉墨本藏之。什襲爲私門世世之寶。復再拜而言曰。孫皓失德。虐據吳氏。地險力悍。未易取也。惟祜專務撫循。使晉朝之德。如陽春暖日。行於積陰之上。和氣既至。冰凍皆不約而解。所以吳不得存。長江不得阻。而晉已混有之矣。皇帝陛下。以威武鎮艱難之運。以仁厚申祖宗之德。雖城中赤子。暫謂南北。而兼愛之心。同一視也。祜書之作。豈但游神翰墨。燦奎壁而已哉。垂休黎元。意蓋有在。願臣老矣。不足

以對揚盛美。俟布宣德惠。有如祐者出。爲陛下奏平吳之策。于時臣當自山林間。捧持宸翰。稽首闕廷。躬上萬歲之觴。臣無任區區。

跋左達功所示李泰發詩卷

宣和丁酉。某以桑梓。拜天台左先生於金華。于時達功纔十歲許。侍立先生之旁。照人如玉筍。後二十二年。達功相訪臨安。而衫猶未青也。高材淹泊。乃至是耶。旣而誦參政李公四詩。見其稱道許與如此。知達功富貴不晚矣。

跋劉光遠百將詩

吳越抵隋唐。稱名將者可百人。延安劉侯爲一詩頌之。美矣。雖然。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威名勇怯。勳業高下。又當有他日好事君子。玩弄乎筆墨之間。侯其卒自勉也。

跋了翁帖

了翁所簡記室。今予不及見而識也。紹興戊午。禮部試進士。有以周易義奏名者。揭榜。實記室之子。予所羅而得者也。是時場屋富文章。而周易卷特議論遼深。知其必有家學。拔以魁經。是爲陳璿氏。今讀了翁帖。則陳氏之門。果芳馨久矣。

跋東坡帖

東坡先生之賢。天下所同仰也。退翁則又先生之所與。賢可知也。不及拜東坡而觀其遺墨。不及親退翁。

而識其遠孫。想高躅以猶存。攬餘芳而有感。余生雖晚。亦少慰矣。

跋張大夫景修詩卷

某少年時。聞毗陵有先生。以詩名而不得見。卽今卷中姓名是也。宣和壬寅。識先生之子寺丞君於南昌。又二十年。見先生之遺墨於小蓋。玩筆力之遒勁。詠句法之中和。肅然慈仁。如對君子。平昔之心。亦少慰矣。

跋胡帖

資政胡丈筆語。今時士大夫稱高。書記翩翩。不足論也。諸帖類皆氣味醇厚。議論詳密。所以待幕屬之意。何温與機宜。公裨報贊助其間者。計亦數數矣。

跋雷公達所示潘仲嚴詩卷

金華潘氏。與予同鄉。井子賤學校游從尤雅。仲嚴才氣之豪。筆語之秀。不因今日詩卷而後詳也。然公達自東吳道長沙。逆犯三峽風濤之險。行李間關者萬里。而篋中仲嚴三十八詩。與偕來無恙。珍藏愛護。所嚮不忘。公達友朋之誼。信如子賤。所謂賢於人遠矣。

北山文集卷之十七

擬策進士

問漢高之王蜀也。子房佐之。反掌而成帝業。先主之王蜀也。孔明佐之。數載不能窺中原。嘗謂巴蜀地勢。先主與漢高之時無異也。孔明之才。視子房未爲相遠也。而又蓄積訓練。漢高不如先主之久。懷輯感動。漢高不如先主之深。天下之民。謳吟而思者。亦皆願吳魏之化爲漢也。然久而不能成功者。其義安在。豈漢高與先主不可同日而語也。抑亦彼此之時異。不可以一槩論耶。忠臣義士。鑒古思今。嘗有子房孔明之志。欲扶助王室。掃胡塵而取中原。計將安出。

又

問易與天地準。未易可知。雖然。潔靜精微。易教也。垂教者非聖人固不能。若乃率教而學之。其亦可論矣。平居觀象玩辭。有疑於心者。故今日敢與諸君談之。巽風也。如風行天上。小畜山下有風。蠱若此者。非謂巽乎。然諸卦有不以巽爲風。而曰木者。何哉。離火也。如天與火同人。火在天上。大有若此者。非謂離乎。然諸卦有不以離爲火。而曰電。曰明者。又何耶。以至地中有水師。地上有水比。類以體之。遇坎則以水名象也。然諸卦有不以坎爲水。而曰雲。曰泉。曰雨者。又何耶。作易者果有意耶。偶自爾耶。按卦求義。不知如此類。見於上下經者有幾。諸君不謂精微爲難言而略之否。

又

問卦以二體成者。五十有六。餘皆重體。乾坤坎離震巽艮兌是已。聖人設象名卦。重體之意。皆寓乎其中。獨於乾坤隱而不見。曰天行地勢而已。此其故何也。於天行不曰乾。於地勢則曰坤。又何也。坎曰習。離曰雨。雷曰洊。艮曰兼。巽曰隨。兌曰麗。雖是指名重體。抑有辨乎。其無辨也。謂無辨。則習雨而不可相易。而用否果有辨也。則六者之義。各安卦以對。庶祛其惑。

又

問伏羲氏始畫八卦。神農氏重而爲六十四。文王分上下經。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皆古學者之論也。此五聖人也。而易緯止曰易歷三聖。何哉。或曰。重卦者大禹也。如是則六聖人矣。易緯何所據而三云耶。謂禹無與於易可也。奈何孫盛之言。謂周公無與焉亦可也。奈何韓宣子之言。又彖繫辭。文王之所作歟。抑亦夫子之所作歟。謂文王作。則彖與繫辭乃十翼之數。似非也。謂爲夫子。夫子不應自贊曰。知者觀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是皆可疑矣。非特如此。十翼之目。惟序卦說卦雜卦無異論。餘則或以彖象分上下。或以文言分乾坤。十之數雖在。而所以爲十者異矣。將何所遵乎。晉太康初所得古人易。有上下經。而無彖象。文言。繫辭。漢藝文志列於學官者。乃十二篇。又何哉。其所謂十二篇者。比今所傳本。同歟否也。諸君繙經有年矣。願聞至論。以祛其惑。

又

問臯陶歌虞奚斯頌魯。此班固兩都賦序論也。讀書誦詩。竊有疑者。何則。歌虞之言。書可詳也。求之於詩。魯頌乃史克所作。奚斯無與焉。固稱其頌魯。何所見耶。闕宮卒章有曰。奚斯所作。豈泮宮以上三篇。則出於史克之手。其闕宮一詩。乃公子之頌乎。信爲此論。則又有愧乎正俗之作。夫固一世名流也。其文章豈無所據。如謂賦靈光者。亦有奚斯頌僖之言。或者過不在孟堅乎。又頌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雖史克敢於魯作之。又何也。願併其告。

朝旨策吳援

問將者。國之輔也。將門英種。多在山西。不識所謂輔國家者。止於攻城略地。卻敵奏功而已耶。抑亦戰攻之外。猶有輔國安民之道也。或謂平亂責武臣。則介冑之士。自有常職。或謂無事之際。愛惜財用。整齊士卒。簡練而汰老弱。屯田而減饋餉。禁徼幸開邊之舉。體信義綏遠之圖。是數者有爲輔國之深。恭惟治朝。講好修睦。疆場安靖。君輩囊弓矢。讀書羣居論議。亦有及此者。願詳以告。

朝旨策楊庭

問楊雄曰。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此言上下相資。施報不可以偏廢也。漆身吞炭。結草銜環者。古書具載。不復縷數。恭惟主上御世之德。有如乾健。接物之溫。過於春陽。中興爪牙之臣。爲國宣勞者。固自不淺。而天地父母之恩。所以遇將帥者亦深矣。高官厚廩之外。推金帛。輟玩好。賜田園。錫飲食。厚意無一不至者。宜諸將之鑠骨銘心。以碎首捐軀自誓也。君將家之秀也。上俾策試藝文。又將易其紳笏。所以寵

君門者益至矣。不識他日蒞官從政。圖與乃父共報上恩者。如何其心。願悉聞之。將告於朝。

北山文集卷之十八

獨坐偶書

焚香閉草廬。滯念掃無餘。世事尤宜靜。交情只可疏。屈伸當視變。濕沫戒如魚。煖甚一窗日。三冬宜讀書。

寄徐彥偲

都城判袂十年餘。世路艱昏跡頗孤。顧影不知天際雁。置身方類鼎中魚。危言空慕劉蕡策。痛哭難看賈誼書。一笑何時成破涕。爲君握手話區區。

和周希父至日雪

風吹雲葉碎。顛倒六花團。臘近先呈瑞。陰消故作寒。懶遊悲季子。高臥媿袁安。出處君休問。長謠向酒闌。

和符倅上范相喜雨

聖詔謙慈類禹湯。雲臺得蹇破驕陽。漢明帝時大旱。上登雲臺。蓋得蹇卦。帝不解。以問沛獻王輔。輔對曰。蹇。坎上艮下。此水在山之象。果得雨。三秋正此憂焦窘。萬室今咸共喜康。袁扇風清端有助。庾蓮水淥但知涼。東都豈是留裴地。公亦相從早趣裝。

送仲列王

去年我到柳垂金。今日君行柳再陰。碌碌文書嘗共事。忽忽歲月歎分襟。薦才已見名難掩。送別何辭酒滿斟。夢憶西湖好風物。須煩着意細登臨。

送張仲仁教授

自從文墨困徒勞。欽仰先生絳帳高。豹固可窺嗟礙管。牛雖未解見藏刀。笑言契闊生離恨。歲月侵尋逼鬢毛。金馬玉堂門戶敞。會須平步慰吾曹。

贈張叔靖

窮達乘除自有天。豈須騰上賦鷲肩。千牛疾解多憂折。十駕徐行未必鞭。再上公孫方見用。蚤成賈誼晚堪憐。第令飽貯唐虞道。慷慨行觀孟子前。

和吳清叟吳江歲晚書懷

雪銷殘臘淨無塵。官柳溪梅欲試新。星籬暗移驚客夢。帝閣高啓際昌辰。補天煉石曾無計。卻日揮戈正在人。莫效兒曹念剛卯。酒杯書卷足相親。

早過烏龍嶺

烏龍嶺上萬峯巒。疑是羊腸九曲盤。山麓吐雲人世遠。松梢滴露客衣寒。驅馳寸祿意寧樂。蕪沒小園心未安。早願車攻歌復古。不須垂老掛衣冠。

憶梅

古園深處讀書窗。窗外疏梅破臘芳。日暮獨陪修竹靜。露寒偏帶晚風香。清吟但喜花孤瘦。醉賞那知樹老蒼。千里遠移無健步。一枝橫倚記東牆。

和友人書懷

君似冰壺透裏清。豈容隨衆話鉏耕。自應才大難爲用。無奈詩窮益有名。禍此遺民緣俗吏。扶回興業賴書生。欲煩盡挽天河水。一洗當年海上盟。

和方景南乍晴

闌暑知秋近。淮濱氣已清。風雷驚夜雨。鐘鼓報新晴。霧散槐庭曉。雲開魏闕明。馬行朝路穩。人喜積陰傾。初鳥方爭出。殘蟬莫亂鳴。小窗偏得睡。更待晚涼生。

九月二十二日侍祠明堂口占

明廷百辟奉君王。祀事嚴稱肅建章。天拱星辰陪日表。風回燈燭避龍光。侍祠官拜聞鳴玉。導駕班回散寶香。宣室受釐誰入對。爲時陳論莫荒唐。

和丘師悅二首

白菊

先放恐輸梅。籬邊趁早開。素心甘冷澹。秀色肯塵埃。眼老書慵看。官閑吏不催。煩君助幽勝。小錫爲移來。

深夜

鼓鼙傳永漏。風露結新寒。小燕金初冷。孤樹玉屢乾。感時方自歎。假寐敢求安。且撥爐中火。清吟琢腎肝。希父刪定惠近詩一軸。成四韻謝之。

小研花藤字畫精。五言重喜見長城。工深斧鑿渾無跡。意靜波瀾轉覺平。湖上幽奇君勝賦。筆端蕪陋我堪驚。貪多獨有珍藏計。他日山間要眼明。

隋隄口占呈李公實郎中

十年隄上草青青。今日重來春夢驚。載路壺漿皆再造。向人榆柳若平生。漸看英蕩傳聲教。永願銀河洗甲兵。鄧禹車前略無事。幕中碁局夜燈明。

再用青字韻

黃旗分破柳梢青。旗尾穿林鳥不驚。感極老人翻欲泣。赦餘汚吏始偷生。帳閑縹緲傳新曲。酒賤蹒跚醉老兵。與子相從亦云樂。袖鞭吟看遠山明。

和公實早行二首

夢破事行李。窗燈尙半存。寒更傳古縣。落月暗孤村。道遠馬蹄薄。形勞神觀昏。高眠憶五里。布被擁朝暾。客子發中夜。小爐香半存。病軀憑瘦馬。殘夢過前村。柳近和風緊。塵高望月昏。何時展書卷。竹屋對朝暾。

和樓樞密宿泗道中書事用存字韻二首

墩碑殘字缺。市屋故基存。榆柳欲千里。桑麻能幾村。短鞭追白晝。疏幕對黃昏。客枕寒無夢。孤吟待曉暾。老柳不多在。故家寧復存。鼠癡穿敗屋。虎玩出平村。天遠楚山秀。浪高淮月昏。吟鞭破霜曉。馬首待朝暾。

己未十二月二日致齋惠照

壇殿夜漫漫。臨祠愧禮官。降神欣樂奏。望瘴肅更闌。雨意垂簷黑。風聲過竹寒。曉庭人寂寞。烏鳥拾餘殘。

庚申二月二十二日宿齋省中

齋所深嚴客過難。逼人書債未須還。簷簾遮暖日。桃夭瘦。烏踏風枝竹影閑。細細乳花新茗碗。霏霏香霧小爐山。滿庭斜日無公吏。祇似東陽田舍閒。

譚勝仲卿有冊寶禮成新句。用韻和呈。

寶函重鎖環金密。冊櫃雙盤帶錦斜。長樂春風迎母后。未央和氣集皇家。簾垂禁衛收黃繖。禮畢天仙下。玉花班退笙鏞猶在耳。五絃歌舜未須誇。是禮畢。雪作。

初夏憶故園

四山木葉綠交加。數架茅茨是我家。窗隙微風入飛絮。竹邊清露養孤花。得眠穩寐夢須好。無句不幽詩可誇。底事年來祇流汗。文書埋沒鬢毛華。

道中雜詩。呈子勉寶文。有便寄叔海也。

度歲塵沙汨沒中。乍趨閒曠意何窮。孤叢晚秀霜菊淨。脫葉已疏山柿紅。馬特賜閑韁不勝。鴈知王命信常通。功名成處非人力。到手先令玉盞空。

馬上

蚤酒衝寒不滿觴。日高猶踐馬蹄霜。烏依密樹傍邊語。梅在遠林幽處香。西去流移還未復。東來書訊且

都忘。征途一任如天遠。不過歸時杏子黃。

初寒

邊城秋意老。寒色到庭除。雨久苔花暗。風高柳葉疏。異鄉思骨肉。多病喜方書。豈是無歸計。東陽有故居。

仙人山寨至日

戍兵列柵半空蒼。俯瞰嘉陵萬仞江。山下不知傳鼓角。天邊時見引旌幢。歲寒木落烏穿屋。晝靜簾垂雲透窗。教罷諸營無一事。錦腰催拍照金釭。

寒食偶書

楚鄉孤坐掩重扉。素髮荒唐酒一卮。眼關久因書卷得。心闌全自世緣知。臨流問米方終日。踏雪看梅是幾時。欲上高樓望吳越。無邊煙雨正垂垂。軍前連日以米爲急。踏雪看疏梅故園壁。

擬送楊帥

久戍思賢日。中興入覲時。旌旗生喜氣。梅柳動寒枝。報國心偏苦。安邊計自奇。一軍嘗北出。萬騎絕南窺。結軌聞修好。囊弓謹退師。浩歌藏戰甲。雅拜習朝儀。天近雷風迅。雲深雨露滋。告庭行有命。祖載敢無詩。雪意留金勒。歌聲寄玉卮。明年秋秣賤。釀酒約歸期。

偶書

癡風連日塞雲低。庭樹清寒小雨飛。葉底孤花無奈瘦。墻邊新笋不妨肥。將迎賓客幾成債。撥遣文書似

解園辜負佳時幾尊酒。故園松菊望人歸。

送吳信叟

人生聚散只尋常。特地關情是異鄉。夜話不知邊月落。離愁還似峽江長。搏風有力須騰上。守塞無能合退藏。黃閣有人如見問。爲言衰病憶東陽。

偶書

午庭吏散日侵塔。坐向春陽亦樂哉。看蝶得香穿竹去。等鸞求友過花來。三年客夢隨天遠。萬里家書對酒開。雖有是非榮辱債。其如方寸只如灰。

晚春有感

櫻桃已熟餘醪放。春去雖忙意尙誇。葉底紅圓珠照樹。架邊香瘦玉開花。有書可讀嘗無暇。對月方閑奈憶家。始悟渭城寒夜唱。餅爐須是小生涯。南唐遺事有朝士與餅家隣且聞唱渭城愛而假之金自是遂不復聞問之則曰有金須營運無暇歌矣予昔爲布衣聚童

擊而樂賣餅時也寶信堂前杏花盛開。置酒招同官。以詩先之。

晴光先已媚簾櫳。炫晝那堪杏吐紅。柳色半分高致外。鳥聲全在豔香中。催科共喜錢初減。種藝須聞麥已豐。官府吾儕亦云暇。可來攜榼對東風。

四月二十日登烏奴山

烏奴樓閣起江臯。特地攜尊上最高。城郭帶烟無十里。舳艫啣運過千艘。箇中官事暫時少。明日吾生依舊勞。未到張燈猶晚渡。錦腰催拍送陶陶。

悼王思中

風前不見玉壺冰。追想欷歔淚欲橫。官小僅能離令尹。家貧述祇似書生。深沉每見仁人勇。惠愛常留長者名。不負銘詩并篆字。千年松柏共佳聲。

悼東陽許誠之父

昔同令子業膠庠。知有德行厥後昌。開廓襟懷雖善富。堅持氣節亦剛腸。掩棺往事成千古。刻石高文冠一鄉。梅峴速培松柏茂。便看褒寵賁幽光。

悼馮元通母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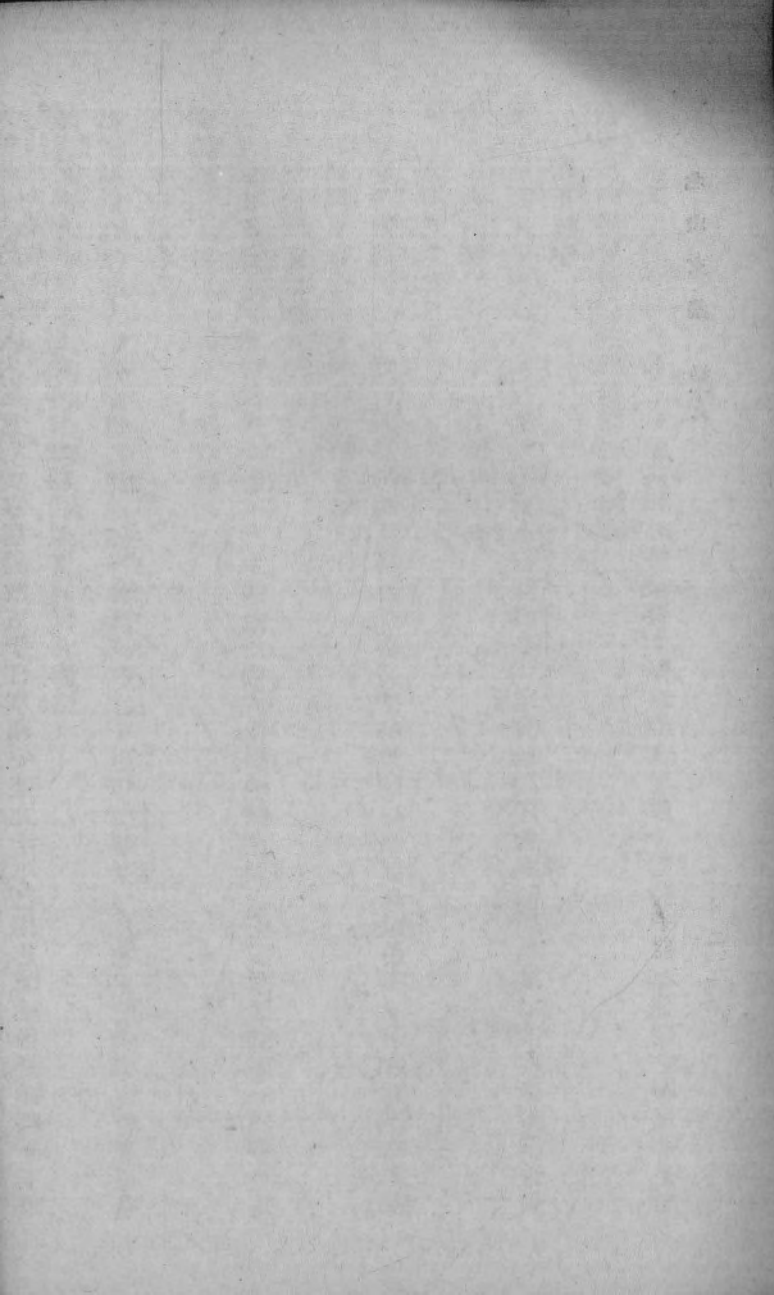
去載湖山春雨霏。阿參專爲板輿歸。相迎定約魚供饌。入弔那知鶴對飛。九子始終循懿德。一門中外被餘輝。送□不拂東南客。西望高原涕落衣。

悼句龍府君

自古英豪在釣耕。先生傳後豈其卿。筆端不合窮天巧。名下須還缺勢榮。已見春風移世夢。所留賢子是家聲。細吟絮早梅遲句。何恨九原青草生。

悼方公美母夫人

太博先生志行全。夫人內助實稱賢。寡居勤儉五千日。享福安榮九十年。已作芝蘭綿後裔。卻將金玉闕深泉。
如金玉藏深密。夫人銘詩語也。月卿手自栽松柏。遠寄哀辭爲慘然。



北山文集卷之十九

長沙道中

微雨過雲春半濕。曉風留雪柳偏寒。一身扶病方爲客。馬上哦詩強自寬。

宿撞抗劉家店

虺虺老馬踏深泥。投宿村坊燈火微。休問客衣何似冷。牀前猶有雪花飛。

趙知監惠牡丹二首

太守分花春滿盤。謂從郴嶺剪來看。恩寬罪大方流涕。渠敢伸眉向牡丹。
遠衝嵐霧香如故。再照春陽色轉紅。親手滿餅添淨水。一時回獻梵王宮。

法會堂前蒲萄一架。每晨日至其上。廚人輒報飯具。感而爲此。

竈下釜聲成菜糝。階前日影上蒲萄。頑僮不用催人飯。每食焉知媿爾曹。

桂楊本覺院。以屯將兵。住持舜長老。於前山松竹深處。結草庵居之。求詩。擬而不與。
咫尺樓臺是上方。問師何事此中藏。解頤謂我隨緣好。不欠中庭一炷香。

卽事二首

微涼可愛是薰風。嶺外風行瘴雨中。渴暑四圍如飯釜。不妨蒸得荔枝紅。

又

雨和山色得能好。風攪梅花箇樣香。本是吳儂歸不早。青鞋天遣踏諸方。

茉莉

真香入玉初無信。香欲尋人玉始開。不是滿枝生綠葉。嬌須認作嶺頭梅。

久雨

門前苔綠路無跡。窗下晝昏雲滿樓。況是幽人本多睡。飲空小社一尊休。牧之有幽人本多睡。飲空小社一尊休。更飲一尊空之句。

四月間讀杜牧之荷葉詩。一時回首背西風之句。嘗擬爲立春絕。

冰霜枯凍度窮冬。昨夜陽和始用工。多少柳條知此意。一時開眼望東風。

雪中偶書

幾日山頭臘雪飛。人生悲樂自隨宜。抱衾萬感客無寐。踏濕孤燈僧夜歸。

用立春韻和賣藥周道人

萬金家信隔秋冬。欲往誰能化鳥工。遷客何爲未憂死。直緣君有古人風。

卽事五首

娟娟好是簾前竹。淨綠相依乍曉時。萬葉忽驚風不定。都翻宿雨下清池。
窗外斜陽弄晚暉。醱醱更在小窗西。莫言無酒堪供醉。花氣熏人已欲迷。

面西樓閣受午暑。傍砌蒲萄生暮涼。我作城居無去意。一方新綠亦難忘。
古寺孤雲際。寒齋落葉中。消愁惟是酒。無奈酒尊空。
日暮鳥雀暝。空庭風雨悲。方知古今夢。同寄老槐枝。

馬伏波請征蠻。據鞍矍鑠。時年六十一。陸鴻漸景陵人。蚤年事比邱。後始改業爲儒。今復州東門外小寺斷碑。猶言是鴻漸當時受業院也。予去年蒙恩謫桂陽。正年六十一。今徒復州。嘗訪鴻漸之遺蹤。戲成一絕。

去年寥落征鞍急。矍鑠殊非馬伏波。今此有緣希陸羽。暮途求佛又如何。

鴻漸後宦遊廣中。有詩云。不羨黃金盡。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長江水。曾向章華亭下來。予自章臺謫廣右荆渚間。巡尉督迫良遽。竊賦小詩。
自訟縲囚深負罪。不須辭尉苦相催。有如陸羽須驚羨。我向章華亭下來。

栽竹種紅蕉。後數日阻雨不見。賦小詩。

瘦竹犯寒扶直節。花蕉垂老抱丹心。小園半月隔風雨。搔首相望空苦吟。

贈傳神者

我向無中生出妄。君從妄裏卻求真。葫蘆可畫雖依本。阿堵知君畫不親。

睡起

雨過雲深竹屋低。老人睡起亦多時。風飄嫩竹侵簷入。手挽竹梢題小詩。
數日相識多以荔子分惠。荔子雨久而酸。予方絕糧。日買米而炊。戲成二十八言。
窮居無米糝蒿藜。筠籠相先送荔枝。安得仙人煉丹竈。試將紅玉甌中炊。

梅花

擬求冰雪向劉叉。琢作方壺不帶瑕。要把露華和月貯。將歸書室浸梅花。
廣人謂取素馨半開者。囊置臥榻間。終夜有香。用之果然。

素馨玉潔小窗前。采采輕花置枕邊。髣髴夢回何所似。深灰慢火養龍涎。

良嗣以予生朝將至。以古賦一首爲壽。作三絕與之。勉其省愆。念咎當在念親之先。

乾坤高厚愛無偏。罪大其如未許憐。莫向歲時加念我。共須憂畏補前愆。
五月榴花照午時。三年知汝憶親闈。小牋寫賦隨香到。信是今年已庶幾。
乳燕飛飛竹色深。阿樞嬌賀想同斟。要知此日婦姑意。便是南方子父心。

柳子厚放鷓鴣詞。首章曰。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名爲鷓鴣。前日相識惠野雞一籠。云骨脆而美。
糝之良妙。視之則鷓鴣也。使庖人具蔬食。作小詩送之山中。

腸腹元無一字書。杯羹那敢嗜甘腴。廚人不用催煙火。已學羅池放鷓鴣。

老翁真箇似童兒。汲井埋盆作小池。退之句也。去歲用此。嘗爲小詩云。半區茅屋裏疏籬。無地容盆。

作小池祇有案頭翻筆墨。老翁髣髴似童兒。鄰舍老近以石方盆見借。可容水三升。置小魚其間。終日觀之不厭。復借退之全句成一絕。

誰鑿紫石僅如斗。我貯清泉將作池。養得小魚終日看。老翁真箇似童兒。

無兔而用雞毛。無直幹而用粗竹。坐是二者。故封州難得筆。近有工以羊毛易雞。以松梢當竹。筆既勁利。而管尤可喜。爲賦四絕句。

小鏤松梢作管城。肉枯鱗瘦不妨輕。快隨醉客翩翩處。尙帶山頭風雨聲。

老根先入遠煙膠。更取纖枝束細毫。再作一家香氣聚。幽人研弄亦風騷。

何用生花曾入夢。豈如大冊要如椽。自應優冠湘東品。斑竹容渠作比肩。

梁元帝爲湘東王筆。有三品。金管。銀管。斑竹管。

不因蒙製巧相規。柯葉風霜未改移。今抱寸心何所用。助君多寫歲寒詩。

題異香花。俗呼指甲花。

小比木犀無醞藉。輕黃碎蘂亂交加。邦人不解聽誰說。一地稱爲指甲花。

立之惠生花數穗。類藤蔓間。花微黃。四出。葉如半米。肥而綠。疏葉圓而不銳。十花百蘂。其下不四五葉。初不知其香之異也。置几案間。大率氣味如木樨。而酷烈過之。三二日後。清芬徧室。凡平時茉莉素馨所不到處。皆馥馥焉。問其名。曰邦人號指甲花。樹高三四尺。花於枝杪。自窮秋至深冬未已。嗚呼。指甲之名陋矣。求之於花亦不類。豈受名之始。或者無以付之耶。將山鄉習誤而至是耶。抑有事

實而今不能傳也。有一於此。皆花之不幸。竊易其名為異香。錄於詩後。

初寒

初寒未便成寒色。好似春時天氣陰。手把菊花無一語。隨風時嗅傲霜心。

菊花

露染黃金一樣圓。風來香在短籬邊。雖然不解將春買。未與癡人當賭錢。買卻春風是此花。陸龜蒙正為金錢花也。梁時荊州掾屬雙陸

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贖之。

夜寒

獵獵風吹屋上茅。夜寒都在早梅梢。明朝管取東窗暖。又看羲經過一爻。

庚午冬至夜

旋尋村酒不須濃。飲少愁多酒易供。燈下一身家萬里。今年恰好是三冬。

所居苦多鼠。近得一猫子畜之。雖未能捕。而鼠漸知畏矣。

嫩白輕斑尙帶癢。斂身搖尾未成威。已知穴內兩端者。低留餘蔬少退肥。

就寢

夜坐蒼顏得酒紅。困來頭重觸屏風。徑趨布被燈花落。夢在春寒細雨中。

虺虎捕蠅壁間極輕利。砌下蝸牛宛轉涎中不勝其鈍。許慎以蠅虎為虺。

窗罅回旋憐。虓虎。塔前遲鈍念。蝸牛。靜中物理會。觀妙。一歎世間堪白頭。

辛未中春旦。極熱流汗。暮而風雨。如深秋。

起來流汗對朝曦。暮雨如秋意轉迷。信是嶺南秋半景。不須榕葉亂鶯啼。柳子厚有春牛如秋意轉迷。及榕葉滿庭。鶯亂啼之句。

無題

雨出筍尖高玳瑁。風開花蕾入燕脂。恐須費盡東君力。造化無心本不知。

偶書

芭蕉嫩綠小開葉。茉莉香幽疏著花。雖設柴門多避客。如今端的似僧家。

窘置中復大雨。殊憂悶。聞諸僮聚笑語。爲賦一絕。

建瓴敗屋方傾雨。垂罄空囊正念飢。暫見炊煙多笑語。可憐僮僕太無知。

高補之十月旦生朝一絕。高獻賦得教官。

明光覽賦爲終篇。政恐前身是漢賢。何似高門掛弧矢。漢家此日恰新年。

戲簡文浩然。詩成不往也。

臨賀山泉清似政。公廚釀酒色如泉。囚山相望雖千里。豈是江頭無便船。

至夜予編集經史專音

送紙迎神各就醺。病奴難喚自關門。暫收古訓書千字。靜對寒燈酒一尊。

至日

寒風已是識新陽。昨夜千林不禁霜。七日欲知天道復。丈三先看土圭長。

書室中焚法。煑降真香。

村落繁盤草半遮。到門猶未識人家。終朝靜坐無相過。慢火薰香到日斜。

酒盡

落花無夜雨。孤坐減春愁。黑白餅俱罄。誰能爲我謀。公廚以白餅載酒。知識所惠白黑餅。

泮宮出示盛作一編。并諸父還還集一册。作二十八字。先還其編。

墨帶殘膏濃復淡。筆生春意睽而溫。昨朝借我還還集。須信芝蘭別有根。

廣中菩提樹。取其葉用水浸之。葉肉盡潰。而脉理獨存。綃縠不足爲其輕也。土人能如蓮花累之。號

菩提燈。見而戲爲此絕。

初疑雲母光相射。又似秋蟬翼乍枯。智慧有燈千佛供。菩提葉巧一燈孤。

九六編成。考左氏所載卦象。以近世占法合之。得一絕。

靜坐義規三易古。焚香香布六爻靈。反身修德前賢意。莫把窮通扣杳冥。

封州極少醪醑。近得數藥。瘦小如紙花。而清芬異常。

小盤和雨送醪醑。瘦怯東風玉藥稀。豈是書窗少培植。大都香足不須肥。

無題

池塘好處煙迷柳。簾幕昏時雨過山。燕子不知春有恨。銜將花片入梁間。

傅推官勸農七絕句。擬和其五。

偶因官事出郊坰。更向春時得好晴。山鳥自應知客意。不須相背苦飛鳴。

右出郭

一握天邊兩角雲。嶺頭都見嶺南春。莫懷小魯東山意。祇是早來平地人。

右登嶺

蓬蒿深處有人家。戶外蛛絲網露華。數樹芭蕉乾未得。長官親自見生涯。

右山家

老人聽讀勸農章。扶杖興言意味長。但願門前少呼喚。自然工力到耕桑。

右田父

五馬蕭蕭不醉歸。秣從阡陌捲旌旗。今朝故爲勸農出。未與諸君泛酒池。

右勸農回

南方紫笑。粗葉大花。人稱其香。予但聞其如酒敗醜酸。有酷烈逼人之氣。戲爲二十八字記之。

紫笑花香非所媚。人言香勝亦予欺。初疑丙吉車茵汗。又似微生乞得時。

卽事

小徑客來穿竹入。草亭涼到枕書眠。烏呼人笑荔枝熟。如此封州已二年。

子禮和道者寮古詩復遣一絕。

蒼壁方漸白鹿皮。瓊瑤更似木瓜詩。從來持得吟詩戒。此是愚翁破戒時。

以白鹿皮薦蒼壁喻以寮而承大刻也自見因漢書

牕前種小梅樹。今年未著花。但春來綠陰亂眼。每過之必徘徊注視。冀葉間或青圓如豆也。成二十

八言

水邊移得竹邊栽。樹小條新花未開。綠葉參差須細看。尙疑低處有青梅。

早春

雨過花梢些子濕。曉來窗下霎時寒。江鄉此際春猶靳。長是疏梅帶雪看。

壬申年。封州自正旦連雨。至元宵不止。城中泥淖沒胛。而人家猶燒燈也。

山城泥淖裏人家。雨脚連綿更似麻。元夜何妨燈數點。汙渠合是有蓮花。

草亭遠望

醱醖試玉在新條。風肅朝陽宿霧消。侵曉不知花有露。清寒惟覺夢無聊。

草寮書事

爭巢野鵲噪木杪。得友黃鸝栖柳陰。都與老夫供一笑。笑他禽鳥亦勞心。

無題

柳色幾番隨雨暗。蕉心閑處向人開。箇中豈得無詩句。滯思如膠索不來。

早春有感

帶煙柳色陰晴好。趁暖花苞日夜肥。有宅一區園十畝。不知天遣幾時歸。杜老有天遣幾時回之句

竹間見雙蝶

東山桃李錦成堆。粉翅飛飛又卻回。向此相隨穿綠竹。須知端爲道人來。

秋思

曉來自掃寒堦淨。雨後又還黃葉添。秋色庭前容不盡。隨風蕭颯過疏簾。
受崧兄弟赴漕司試。作二十八言送之。

丹桂亭亭五十尺。共持玉斧取來看。從前知有姜肱被。莫怕早春天上寒。

風竹

蕭然風竹亂猗猗。孤立梅花竹四圍。宮女回旋翻翠袖。中間玉瑩豈眞妃。

假山

眞山固自玉簪碧。秋意亦到假山中。峯潤雨因窗罅入。洞寒雲與小爐通。

秋雨遑涼

數日窗無疏竹影。煙中長有萬絲飛。不知小雨催時節。但覺朝來欠袂衣。

雜興二首

頻婆隨我泛江湖。更到南方一物無。相識只餘孤嶼鳥。好看那有丈人烏。

所以孤嶼鳥與公盡相識。退之詩也。身之影為頻婆。見華嚴經。

梅

默坐觀書久不言。為梅驅我到詩邊。月明孤影瘦如畫。曉起數枝清欲仙。

醉觀子禮家兩姬舞

綵雲裝髻縷金衣。舉袖踰躡玉一圍。自是屋深雙燕入。不應簾裏有花飛。

羅隱詩。舞佳人玉一圍。

僮方搗茶。知予晝寢。輟搗以待。呼而戒之。

頑童來聽老夫言。困至如今我欲眠。汝但閉門推客去。破茶不礙夢魂圓。

雜興

不似張蒼作瓠肥。衰顏白髮就昏癡。近來終日扃柴戶。靜看微風過竹枝。

薔薇

一架薔薇四面垂。花工不苦費胭脂。淡紅點染輕隨粉。浥徧幽香清露知。

傳經幹以所業一編出示。戲贈一絕。

萬里一身同影到。自餘無物與偕來。篋中驥富人休怪。新得明珠十一枚。

所惠詩文大
小十一篇。

偶題窗間

一騎山行豈是侯。霸陵要自莫呵休。蒙恩君欲知輕重。曾督坤維六十州。

飯後以水喫蟻。時予有華嚴日課。

蟻子尋香滿地旋。豈知鍋釜久無羶。贈渠一滴華嚴水。好去生他忉利天。

元信自潯州。遣朋尊以明徹冰壺名酒。作二十八言謝之。

是翁明徹一塵無。養就江心秋月孤。自舊相從杯酒裏。豈惟今日見冰壺。

孫立之以醑醪奉太守。贈二絕。予戲用其韻。

玉笛曉寒梅片舞。誰可更將春事付。薰然璀璨臥東風。亦是小軒清絕處。
墻裏一區誰氏宅。照墻不作天桃色。翠條乞怪玉花繁。馨香借與新詩力。

翌日。趙守轉以醑醪惠予。用前韻謝之。

壓架新蕤香未露。先得一枝天所付。既得復持平等心。膽瓶轉施愚翁處。
染露檀心嫌粉白。數花欲作鷺兒色。圖中不爲客分春。使君自有分春力。

擬爲孫立之謝

肯爲醑醪題好句。句成更肯輕相付。明年公對紫薇花。欲得此詩無覓處。

醑醑只作醑醑白。自得新詩添秀色。花頭已是戴恩光。更漬露華無氣力。

暮春

雕巧春風弄物華。有春無巧是天涯。鳩鳴近似見桑葉。村暗全然無杏花。鳴鳩桑吐葉。村暗杏花殘。梅聖俞詩也。廣中桑如茶葉。樹未及青。已取而飯。置封州未嘗識杏花。

盆池白蓮

芬陀利出盆池上。妙香薰我三生障。月明風細愈嚴淨。政恐下有威光藏。十風輪。最上輪名殊勝。威光藏。上持香水。大蓮花。即華藏世界。

千葉白蓮花名芬陀利。威光藏。見華嚴經。芬陀利見合論。

杜門

柴門深閉豈須開。謂可張羅亦陋哉。閑聽竹間幽鳥語。絕勝門外俗人來。

癸酉年梅花開已踰月。而窗外黃菊方爛然。

江梅久矣報塗粉。籬菊傲然方鑄金。嶺外四時惟一氣。難分冬霧與秋陰。

長春花俗謂月月紅者是也

小葉頻頻包碎綺。嫩紅日日駐朝霞。氣温已是如三月。更向亭前堆落花。

五更霜寒擁被不寐。

酒憑孤枕聊成寐。寒入霜鐘更覺清。戶外只知居士睡。那知寂默念平生。

枕上

三面屏圍屈曲山。篆爐灰冷柏無煙。霜鐘不管春陰薄。聲到寒窗客夢邊。

